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十月第一百六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17



162

●散文詩專頁

●一個人死了・碑的進行式

●馬里奧・薩斯庫詩作選譯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秋原	Jacaranda	3
鄭建青	籠鳥	3
馬東旭	細埃落在細埃上、八月	3
姜華	點燈、祈禱	4
藍狐	黑傘	4
棠棣	老粗布，關乎鄉土的念想	4
陳銘華	小哉問、政治覺悟	5
牛合群	一束光，能照徹無窮遠	5
盧邁	星與燈	5

詩創作

馮晏	時間史裡的雜質	6
夏子	落花吟二帖	6
王妍丁	從不敢忘記	6
秦人	致呼格吉勒圖兄弟	7
陳葆珍	銀髮上班族	7
蔡可風	摺疊	7
彭國全	夫妻	8
劉白	塔樓1901 四首	8
岸賢	惡俗的美麗	8
遠方	那一盞路燈、起跑線	9
項美靜	桃花劫、穿越自由	9
金子言	初心	9
桑克	輓歌	10
西楠	民主鬥士、黃昏降臨	10
千曷泰	吉林霧淞	10
張小云	越南血統、過關	11
唐欣	歷史博物館 四首	11
游若昕	放生、酷暑	11
雷默	如是	12
游連斌	傳統、詩	12
覃賢茂	驚蟄之詩、春分之詩	12
陳愛中	桃花開 二首	13
銀髮	狼之末日	13
烏城	望星空、自卑、白與黑	13
俞昌雄	我和鮭魚、孔雀	17
阡陌	幻彩遐思	17
初雪	醒來、聖誕紅	17

楊河山	大金鹿	18
于艾君	觀影	18
鍾子美	禪定、千年寶塔	18
謝勳	人骨禮拜堂	19
楊玲	越南組詩	19
澹澹	終點 三首	19
世賓	密室、飛行	20
葉在飛	當下、傳承、分離	20
王曉波	誰能及這青梅竹馬 二首	20
達文	新會葵園 四首	21
吳懷楚	天狗吞日	21
畢子祥	靈魂、無風的風景	21
古松	九龍城寨的相思	22
應帆	父親入夢	22
李玥	寫字	22
李國七	辣椒、黃椒、青椒	23
施漢威	燭、時間列車	23
高岸	伊頓廣場	24
潮聲	醞釀著不變的風景	24
魏鵬展	靜聽那烈日的蟬聲 二首	24
方壯霆	秋天的聚會	25
于中	月台	25
林啟	夏在多倫多	25

一個人死了・碑的進行式 14-16

• 向明・嚴力・伊沙・圖雅・君兒
• 非馬・陽光・楊洪昌・漸青・李斐
• 魯鳴・王渝・冬夢・吳迪安

譯詩

張子清	T. S. 艾略特早年詩④	26
張耳	馬里奧・薩斯庫詩作選譯	27
戴珏	W. S. 默溫詩選③	28
岩子	譯詩二首	28

評介

徐敬亞	一本了不起的雜誌	29
饒蕾	“變”是詩創作的源泉	33
向明	詩人是什麼？詩是什麼	34
劉耀中	桑切斯	34

詩訊

封底裡
九寨溝震前風光◎方壯霆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佛）

■秋原

Jacaranda

——和陳本銘(*)

不知道打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到藍花楹就會想到你。

看到藍花楹，有時候也想起西貢的鳳凰木鮮紅的火焰，想起我們那個燃燒的年代。

(你說藍花楹在夏天燃燒，乃至鍛紫自己滿頭的青髮。你說生命如寄，淡淡蒸發不如剎那衝擊迸射。)

也像鳳凰木，每逢入夏，藍花楹紫色的花便開始綻放，然後在樹間逐漸擴散……到了盛夏，叢叢簇簇的紫花把整樹的綠葉侵蝕殆盡！盛開的藍花楹紫得很美，紫得動人。然而，幾乎朝夕之間便花落繽紛，飄落滿地——恍如紫色的雪。不。是紫色的血！

藍花楹就像癌細胞在你體內擴散，更像你殉美（或者殉情？）的靈魂——恣意燃燒，乃至自焚，為一段短暫的永恆。

每逢炎夏，在街巷、公園或山上，一棵棵紫得絢爛，紫得夢幻的藍花楹隨處可見。無論開車或走路經過，都教我不由自主多看一眼，不由自主的猜忖哪一棵附了你的魂，哪一棵是你的化身。可是，似乎也一直碰觸不到那種神秘的感覺，遇不到那種憂鬱的眼神。

今夏的一個中午，我們幾個人去拜你的墳。你的墳在一個山坡上。四周空寂，風很大。我們費了一點勁才能把香點燃。在默默回憶你生前的種種時，驀然間，在下坡；離你的墳不遠，

■鄭建青

籠 鳥

1

為了給新買的長尾鸚哥解悶兒，我把鳥籠拎到映著樹影的明鏡前。一見鏡中自己的影子，悶了一週的鸚哥還以為是它的良伴飛來作陪。頓時上蹿下跳，對著自己急切歡啼。

2

自孵出來就成為籠中鳥的長尾鸚哥終於得到騰飛的機會。在盥洗間洗刷鳥籠時，我卸下籠座，故意把籠子倒置。頭頂出現一片天空，鳥兒猛然鷄式飛起，歡叫著飛去飛來。也許關久了的緣故，也許籠鳥的翅膀不夠堅硬，沒一會它竟中箭般墜落下來。悶悶的墜落聲叫人心疼。我趕緊刷完鳥籠，把長尾鸚哥關了回去。

一棵藍花楹孤零零的佇立在驕陽下！紫得憂鬱，紫得神秘。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教我恍然出神，（分不清是現在或者是過去）時間彷彿完全膠著。過了好一回，再沿著山坡一直望下去，遠處的山腳下是車水馬龍的60號公路。再遠處，再遠處就是紅塵中的洛杉磯——是你（和我們）曾經像做夢一樣活過的，藍花楹默默眺望的地方。

加利福尼亞·2017·夏

*Jacaranda Mimosifolia 漢名：藍花楹。故友（藥河）陳本銘，原越南華文現代詩人。1989年移居美國。《新大陸》詩刊創辦人之一。2000年9月28日因癌細胞擴散，病逝於洛杉磯。生平為詩奉獻。不悔不懈。詩作〈夏的Jacaranda〉收入他的遺著《溶入時間的滄海——陳本銘紀念詩集》。台灣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10。

■馬東旭

細埃落在細埃上

煙囪飄出小個子的孤獨。

孤獨長出孤獨。姐姐，露從今夜白。我想到更多的白。比如：大雪。你是萬物，萬物亦是你。萬物自你的左側經過，彷彿又從你的右側經過。

楊葉落在楊葉上。

細埃落在細埃上。

正如一顆心落在另一顆心上，才有了溫暖。姐姐，我的愛止於唇齒，但擔心更多的白從西伯利亞捲至。

我擔心風一吹。

就把我們草木一樣的肉身吹成了鵝毛飛雪。

八 月

苦寂，如期而至。

它縮緊一個人的骨頭。

譬如銀白的申家溝，尋不到般若波羅蜜和清涼的甜瓜。八月摧葦，駝背的母親，匍匐於隱蔽的青崗寺。祈禱——紅薯渾圓、大豆之上堆滿富餘的黃金、棗木長出瑪瑙紅。

她臥伏在蒲團中央，以素稔於心的大悲咒，來詛咒浸泡茅舍的黑雨。是誰成就了黑雨呢？木魚靜止，我垂憐的母親。

微閉雙目。

露出一張被時光反復摩挲過的老臉。

2017年寄自河南

■姜華

點 燈

眼睛永遠站在高處。

上善永遠藏在深處。

點燈的人，手持火種，蜘蛛一樣吊在空中，星星一顆一顆被點亮。

他們經常與鳥為鄰，保持飛翔的姿勢，如懸空的人生。像一枚風中飛舞的葉子，不知道去哪裡生根。

在幾十米甚至幾百米高空，我看到一些人掛在電線上，像一群大鳥。夏日午後，陽光普照，一群麻雀比劃著手勢，試圖說破天上秘密。懸在空中的人，他能否看到前生、今世和上帝之手。一瞬間，我大腦出現了誤讀黑洞。那個在空中行走的人，顯然比我高出許多。

天空的星星亮了，像黑夜的眼睛。海子說，那是黑夜在尋找光明。海子說，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祈 禱

從現在起，我要為一根鋁蕊線祈禱。那些懸在空中的金屬，永遠都是直的，像一群禁聲的軌跡。長年裸露在外，忍受著狂風、暴雨、烈日和嚴寒，他們從不叫疼。

一件藍色工作服，掛在風上，翻山越嶺，終年在野外流浪。我也是一截磨損的導線，焊接一下，掛上電網，我就能發光，完成電力輸送。把天堂和人間，一齊點亮。這只是一個退休工人，樸素的想法。正午，頭頂的天空很藍。恰好有一隻麻雀，站在電桿上。它在為光明祈禱。我的身體向前彎曲，送出飽滿的祝福。

2017年寄自陝西

■藍狐

黑 傘

0

執一柄黑傘。午後。或許無雨。石子路給踩得生疼，相思草簪滿褲管；愈走愈近的心慟，愈走愈遠的笑臉……一臉的冷漠，滿山的璀璨。一生的匆促，滿目的決斷。橋，靜默在水下，我必須帶傘。

1

涉足之前，水便倒流了。你坐在河邊浣漆黑的紗，我站在橋頭望離群的雁，紗如墨菊，藍翎忽閃，便有三分沉醉跌入心盞，漣漪蕩漾渾圓的驚羨……於是，煙水渺茫深處多了尾至死不渝雙桅船。情的天，意的瀾……

2

峰迴路轉。一行行縝密的無序逗點，一闕闕相依的短歌芳箋，一段段蒼浪的如歌行板，一遍遍，一年年……某年。午後。或許無雨。那最初的橋開始悄悄悄悄地坍塌，那雙桅船開始悄悄悄悄地裂斷，那在我海中浣紗的燕子——燕子將翅膀掖入反穿著夜色的遠天。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

3

絕對的秋天。背離陽光的山腳，我把她黑紗一樣的羽毛靜靜地掩埋，而我早生的華髮，而我最後的夢斷，而我踉踉跄跄艱艱澀澀痛痛癢癢的春暖秋寒，已然令曾經的河漸漸枯乾。風，拉起舊弦……

4

……石子路給踩得生疼，相思草簪滿褲管；愈走愈近的心慟，愈走愈遠的笑臉……自今伊始的深秋的午後，或許無語，我來讀遠歸的羽燕。執一柄黑傘。

2017年寄自遼寧撫順

■棠棣

老粗布，關乎鄉土的念想

老粗布，母親的味道。那絲絲縷縷熨帖的暖，糅進了母親樸實而沈摯的呵護。

柔韌。綿厚。質感。觸膚的感覺，猶如母親終年勞作的手掌輕柔地撫過；猶如母親慈愛的眼神暖暖地看著；猶如兒時的傍晚，光著腳丫踩在河邊的沙地上追逐嬉鬧，柔和的夕暉下，是流水、青草、蝴蝶和一串串紫色的荊花。

老粗布鋪開舊時光的溫暖，紡車、團箕、煤油燈、草墊子、母親的烏髮、清貧而歡快的童年。老粗布織進黃土地的記憶，藍藍的天空、清清的河水、茂盛的樹木、白亮的土路，還有柵欄門、磚瓦房、石滾、碾盤、平板車、窗紙上母親大大的身影和那一夜夜漸多的白髮。

水邊青石上清涼的往昔和清甜的笑聲已隨流水走遠，老粗布卻涵蘊了悠悠的歲月，那經緯交錯的棉線呈現著北中原的人情風物，那樸拙簡素的圖案蘊蓄著黃土地的深沈厚重。

老粗布，借母親靈巧的雙手，織出北中原的質樸與敦厚，織出黃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內心的虔誠和堅韌，就像母親，從紅顏到白髮，把最濃厚的愛織進歲月，織進季節輪換中的黑夜與白天。

2017年寄自河南

■陳銘華

小哉問

一、手問

不必豎大拇指，豎中指吧！親愛的總統先生，如今民主黨那隻狡兔快斷氣了，你不讓我到我喜歡摸的地方去了麼

2017年1月28日

二、稅問

自從賺了第一桶金後，賭場、學店、飯館、酒吧、按揭、選美、遊戲等等生意都不再理會我了。親愛的總統先生，這便是你津津樂道的“聰明”麼

2017年2月15日

三、魷魚問

蒸煮白灼生啖樣樣行，但別炒啊！炒了環保署，海外的霧霾會回來；炒了勞工部，選你的人會捲舖蓋。親愛的總統先生，炒了我，誰是你的接班人

2017年3月30日

政治覺悟

又夢見自己變成合眾國總統，家財億萬，威風八面，面面相覷，搬磚砌牆移民幹，自己的手嘛，晾到對方那一片深藍裡快活去

風在吹，我在我的春秋大夢中笑醒

2017年2月16日

■牛合群

一束光，能照徹無窮遠

在水中站立的夜，蕩漾著理想主義的微瀾，

暮色參天，多於想像，許多隱匿的神鬼開始復活，聽得見對岸的冗長回聲。生命脆弱，被白天撕碎的天空，開始一點點痊癒，

裝得下罪惡深重，也給懺悔、善良留下了空間。

夜接著靜謐，如打坐的佛，

每一個細小的聲音母親都能看見，包括嬰兒的呼吸老鼠的穿梭一隻貓的追逐……

一朵花開帶動一條星河向前，揹著黑鍋行走的老者，是一個序言。

夜的影子很長，長過一生；夜的尾巴很短，短過黎明。

越是掙扎，越是遙遠，一雙眼睛，在黑暗中和燈塔一樣，能看得見記憶的臉。一支煙，帶我走進黑暗，成為夜的逆光。

一塊生鐵的叮噹，有了一束光的重量。四野蕩漾，我遺失了自己的槽槳，我看到了神明；

一滴淚，在混沌中分外幸運。

月光總是和河流在一起私語

分不清月光和河流，居住在沙河岸邊，我們變成了游魚，

在一朵浪花裡相遇，又被另一朵浪花分開，追趕各自的影子。

游不動了，我們上岸，腳下的泥土還是濕潤的，有月光和柴草的味道，只是那岸草早已無聲地枯萎，又無聲地腐朽。

它們向秋天謝幕，也在向我的影子道別，

■盧邁

星與燈

不知是哪一個星系的，那麼遙遠，那麼遙遠的一顆星，還隱隱地，向人間閃耀著一點的光明。

這兒，我用熱情點燃的一盞燈，這麼近，這麼近的一盞燈，卻怎麼也照不透咫尺的人們的心靈呢？

2017年紐約

明年它們還會和鄉風一道，再來和河流相聚，而我等待的另一朵浪花，不見了蹤影。

月光總是和河流在一起私語，回頭，就看見一條飛魚，還在浪花上追逐，

它的閃光，照亮了故鄉的眼。

看不清黑暗的臉

我是一隻夜鶯，把白天撿來的貪慾、嗔恨、愚痴，分門別類地丟棄在空無一人的原野。用夜色把它們埋葬，倘若有一絲雨，還可以為它們洗去骯髒。

我開始設想它們今生的案情，又開始自己破案。

我不再唱歌，我有我的梵音，我開始喜歡我現在修行的樣子，我成了案件的主人公。

我破不了自己的人生案。正在參悟的時候，有聲音說時間是我的對手，

我卻根本看不清它的臉，也看不清自己的臉。

我只會面壁黑夜思過。我是黑暗的對手。

■馮晏

時間史裡的雜質

陰影之處，有高呼忠誠，
有突然斷電，
鎢絲冷卻，光縮回到螺旋體內。
人類屈辱的經驗還沒有完成。
有管道開裂、發水，
有塑料拖鞋半夜淌過時間走廊。
我的暴怒一直被失眠拖延至今，
但一些粗詞並非不在我的優雅之內。
陰影處有急促敲門，
鑼鼓沿街制罪。
房間內有慘白、虛空，
有身體顫音流向十指。
當暴雨登上鐵皮屋頂。
加密或者上堂，
大多數人都被暗中瞄準。
那時，靈魂與恐懼猶如日常的粗糧，
發霉的葵花、土豆或者玉米……。
陰影處有嗅覺，
燃燒，硝煙裡飛出一隻焦炭氣味的蝴蝶，
有一幅關於逃跑的身體自畫像，
木質的頭掛上白楊樹，
瓷器的腿掉下深淵。
陰影處還有年少，
砸碎鄰居的玻璃，手飛馳，
龜裂、凍瘡，被西北風雕刻。
耳邊，語言壓低到比沉默更深一層。
我無法錯過一場海嘯岸邊的年代延長線，
回味一枚精神被抽絲的蠶蛹。
陰影處有懸樑，跳樓，
鋼鐵裡有臥軌。
這些守護美麗軟骨的必要遠去……。
陰影處有以對為錯，
有蝙蝠從山洞飛來的黑色生存區。
也有領取糧票，瘦骨嶙峋的枯手和雙腿。
有糖精，甜的假設，
有老式膠片電影放映機，

■夏子

落花吟 二帖

——麗影清芬悼麗清

一、惜華

那打水岸邊走過的
逝者。如斯。
臨流跌坐的溪石
青蔭密織的風，一一是
我的昨日

我的昨日
有一千個不捨晝夜的理由
卻沒有一個
足以留住，春
許過的芳菲

二、落花

我不以歲月丈量的
芳菲。未死。
山花爛漫的季節
山雨幽咽的夜，款款是
我的回眸

我的回眸
似千萬朵落花無言的心語
年年春泥裡
喚醒春風，我
是扶犁的人

2017/09/10

以及觀看朝鮮影片反諷的哭。
陰影處有我對思想禁區漫長的
荒野出走。
還有父輩們高傲的頸椎，
低垂時超過掃街的柳樹。

2017年寄自哈爾濱

■王妍丁

從不敢忘記

一茬一茬的草木
有些活著，有些已經枯萎
不管枯萎的，還是活著的
我都記得他們的偉岸
以及和春天
一起站立的樣子

我還記得，小學一年級的
那塊黑板
那個用力在黑板上
寫下祖國，又寫下
人民的人
不管高大，還是
慢慢變得佝僂的背影
他們寫下的字
都依舊生動，溫暖
即使坐在課桌的最後一排，也
彷彿有一股力量
直撲過來

誰在為天地立心
誰在為蒙昧，排山倒海
誰又在不停敲打我們彎曲的骨頭
從孔孟到莊周，千古閃耀的面孔
有時需要仰望，有時需要凝神
俯首
當一盞盞燈次第照亮
我看見一代代人
精神的彼岸
作為他心間最溫柔的一朵浪花
我怎麼敢忘記
揚帆

2017年寄自北京

■秦人

致呼格吉勒圖兄弟

18年前

你被蒙冤錯判
靈魂升入天堂
公平和正義的砝碼失衡

18年前

你年僅18歲
路過一個女廁改變了你的一生
善良的你從一個報案者成了“凶手”

18年前

當槍斃你的槍聲響起
“正義”已經蒙羞
“公正”已經被玷污
“法制”已經被歪曲

你的冤比天大啊
當年那些無良的逼供者
和所有的司法參與者
你們的良心可曾受到譴責

18年後

冤案得以重審
你的名字被天下人知道
你的陳冤才會昭雪

可是那個善良的年輕人
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那純真的面孔已經不在
他青春的活力已經不在
他對人生的夢想已經不在

呼格吉勒圖兄弟

18年後的今天
在你的家庭奔走下
在有良知的媒體人呼籲下
在法制精神的召喚下

■陳葆珍

銀髮上班族

——紐約晨景之一

大地剛醒
窗外傳來了
急促的脚步聲
捲簾看去
那不同色澤的頭髮
就像晃動的雜花
一位老者走過來了
他挺起瘦削的胸脯
邁著老邁的脚步
急匆匆趕上
這川流不息的上班族
抖落了
幾縷銀絲
接上了
不知誰落下的黑髮

2017年紐約

你成為新聞的焦點人物

在人們還懷疑
正義是否已經被
一聲槍響打碎的時候
對於你

遲來的正義終於到來

我含冤致死的兄弟
在那槍聲響起的一刻
你可能對這個世界絕望過
對司法機器詛咒過
對社會的無情傷心過

儘管這遲來的正義
你已經聽不見了
儘管這正義來得太晚

■蔡可風

摺疊

把一張 導引我行走的地圖
摺疊 好放進貼近心中
胸前的袋子裏 孰料
被一陣又一陣的風風雨雨
溼透 我將圖紙舉起
在亮麗的日光下 憑藉透視
去尋找我的迷失 竟以
驚奇地發現了這條
兜來轉去的路途 終點
會重合上自己的 起點
一翻漫長 一翻曲折
組成了年輪般的軌跡
去折騰那青春到衰老的歲月
曲曲折折的道理
頓然被這一回輕率的折疊
道破了天機

2017年7月於紐約

但是它畢竟來了
呼格吉勒圖這個名字
不再是恥辱的代名詞
而是正義的化身

無論多少賠償
都換不回你鮮活的生命
無論你的父母兄弟多麼心碎
再也見不到你的身影

我的呼格吉勒圖兄弟
願那些無良的司法者
都能夠得到法律的審判
願你在地下安息

在天堂得到自由和公正

2017年寄自陝西

■彭國全

夫 妻

冤 家

——女的年輕時的吵拌

用什麼做個
標誌
讓來世好記認？

寧可我出醜
額上留個大胎記
與期我認不出你
不如讓你遠遠避開我
千萬不要陰差陽錯
又續孽緣

老伴倆

——男的到白頭的話

愛，返嫩了
老妻
要不，火辣辣的
辣到眼激汪汪的吵拌
辣到舌都麻了的吵拌
怎麼越來越不見了？

你端來好香的咖啡呀
耗光了火性子煮的，是嗎？
一床暖和的被蓋
火性子耗光了熨出的，是嗎？

老妻，你說
火性子是廢物新用途
是呀，這本來就是廢物

我的牛皮 氣
也洩了
閑置著，不如給足下
做雙皮鞋，也是廢物利用

2017年寄自紐約

■劉白

塔樓 1901

存在的另一個鏡頭
透過常青藤
和薔薇的縫
慌張按了快門

一座德式塔樓裡
我給對面的媽媽沏茶
她的頭髮就白了
而我
無辜的，像一隻螞蟻

今夜，我有月光

月光也找到了高腳杯
桌上的雞尾酒抑鬱了一下
我身邊的人
喝了第三杯起身
另一個人放下水煙
把目光從窗口移開
昨夜燒毀的老教堂
已搭起腳手架
燈光灑在石頭路上
那麼多那麼多行人

折返的信件

兩年了，這個郵局的對面
是個叫這裡那裡的咖啡館
老闆不愛說話
牆上帖滿他周遊世界的照片
每一個等信的日子
我都去咖啡館坐坐
開心和悲傷都打他小眼睛裡過
有時送小小一塊紅絲絨蛋糕

■岸賢

惡俗的美麗

是雞抑或鳳凰
不是因牠的品種
一如政治正確並不是因為做得對
只因牠有沒有落水
一如閃爍的霓虹燈
全都在錦上添花
一如每晚的宴席上
都說飲勝吧
飲勝吧
飲勝什麼呢
燈紅酒綠的晚上
夢囈般祈求
你所欠缺的人生罷了

2017年1月寄自香港

有時是小小一角黑森林
現在，我突然有些想他

與一條河流對視

我把四月脫掉了
在河裡洗滌
風 渡來你的影子

你在山坡
你的羊群也在山坡
你又仰在草叢裡
嘴裡叼著蘆葦
詭異地笑

2017年寄自寧波

■遠方

那一盞路燈

那盞路燈
壞了
瞳孔突然收縮
我失憶

黑和白交錯糾結
互相恫嚇
失常的心跳
泡在一手冷汗裡

剩下的路
還有幾種走法
剩下的時間
還夠做幾道心算

季節的嚴酷
撞擊殘存的信念
僥倖
擦出星星火花

妥協或對峙
都絕非選項
明早升起的太陽
不讓等

起跑線

我的正直透明
保證了這次競標
你能站在機會的公平線上
剩下的
不僅僅是發揮

但不管怎樣
在結果的那一頭
我等著
與你們大家分享
心靈投訴
和運氣的设计

■項美靜

桃花劫

老漢在井台舀水
想到那如水的女子，濕濕的
便濕了眼

受不了村裡人的唾沫星子
那年，她投了井
連同蜚短流長一起沉入井底

她走的時候，正是
桃花紛飛的季節，而今
這叫桃紅的女子在老漢眼裡紅著

無花果在風中紋絲不動
樹葉不動，老漢也懶得動
遇上如水的女子便逃不過前世的劫

唉，快清明了
桃紅墳頭的桃花又開了吧
在井台舀水的老漢濕濕的，濕了眼

2017.03.10

穿越自由

吳興街這個以我故鄉命名的街道
在 101 高聳自負的陰影下顯得狹窄又寒酸
嗅不到丁點江南的煙雨

獵龍的子彈還殘留著硝煙
我在這座漸綠的城市尋找藍天

路過 228 公園，美麗島的冤魂紛紛湧來
把思想縮在帽沿下，我疾速離去
杭州南路或許有西子踽踽獨行

扯一片雲遮掩裸露的赤色
徘徊在宮殿式建築褚紅的肅穆中

太陽花在路燈下牽拉著腦袋

■金子言

初心

如果我是你的一根肋骨
我願意重新回到你的體內
不會讓你承受骨肉分離的痛
如果早知道命中注定我是你的
另一半
當初我一定不會從你的土壤剝離

但是，親愛的
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
走了太久，走得太遠
遠得望不到家鄉的炊煙
忘記了回頭看看來時的燈火

回歸會不會讓你再痛多一次
我虔誠的合十雙手
站在天父、耶穌的面前
站在聖母瑪利亞的面前
站在所有的使者面前
誰來指點我？這個連信仰都
沒有的人

他們是否看出了我是個不受
教化的人
我總是低頭走路，抬頭看天
在最傷心的時候也要堅持讓
太陽蒸發眼淚
不讓人看見

2015.08.14 晚紐約

鴿子正嚼著民主丟下的碎果
藍白相間的圍牆圈住一地空蕩

中正堂的穹頂攔截了我的目光
接住空中飄落的一根羽毛
我如風，從自由廣場穿堂而過

2017年寄自台北

■桑克

輓歌

他們知道他們摧毀了什麼嗎？
把窗簾拉上外面的人就不知道裡面的咳嗽嗎？

他們不知道他們摧毀了什麼嗎？
而後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從前是什麼樣子的

從前是如何的優雅
而後出生的人只不過會寫優雅這兩個漢字而已
只不過會發這兩個漢字的音而已
鄉紳也沒有了就只剩下沒有靈魂的鄉村的外殼

而後出生的人是從隱秘的書本之中學到的皮毛
而不是從人
而不是從已經變成妖怪的戴著制式帽子的人
上海只是一個有意思的動名詞而已

而後出生的人在瘋狂中勉強安頓下來
在瘋狂中勉強安靜下來
在黃昏時分才明白九十五歲的父親講的究竟是什麼意思
從前的山楂更有味道

從前的蘋果更像蘋果
而今的蘋果更像蘋果手機
在辛酸的接受中不知道死亡的字幕寫在哪裡
而蒼老的優雅更像一個年輕的笑柄

多麼殘酷的依賴終於垮了
多麼安詳的橋終於沉入水底
是從六十多年前開始的而不是從二十多年前

2017年寄自哈爾濱

■西楠

民主鬥士

一些男性朋友
關心社會民主
淺薄夜色裡
呷紅酒
優雅皺眉
指點江山的樣子
既貴族又搖滾

話鋒一轉
他們也關心孩子
“棍棒教育有好處”
“風險低，穩定勝於創意”
還讚美妻子
“無私的後勤部長”
“聰明——話少，低調”

黃昏降臨

日光燈慘白地照著
空調“嘶嘶”地吹
我將遮光窗簾拉上
安全地在這個封閉空間
苟延殘喘

這是深圳的夏天
我看見黃昏的降臨
然而我知道黃昏正在來臨
我的身體對黃昏有一種敏感
如同我的身體對你有一種敏感
憂鬱症，親愛的憂鬱症，我最密切的愛人
我最密切的愛人不是你
我們拒絕交談，閉口不言
只在歡愛時為對方死去
完全用身體說話的人最誠實
我知道你來自另一個世界

■千島泰

吉林霧淞

吉林比櫻花樹開花之前盛開櫻花
比春季更早迎來春天
比愛情更早迎接愛情
那是因為
長夜不眠的松花江
一夜升騰著多情的迷霧
婀娜多姿的柳枝使出渾身的情懷
擁抱迷霧
在條條樹枝上一圈一圈凝結著緣份
難以入眠的長夜，孤獨之夜
她的心中也悄悄的升騰著河霧
你的絢麗是因為
以心靈深處淚水織成的淚霧
編織了潔白的霧淞花
潔白絢麗的淚之花
世界上最耀眼的吉林霧淞綻放了
松花江
櫻花開放之前
用多情的迷霧編織了霧淞花
春季到來之前，寒冬臘月
她在天上的河邊
編織了一條潔白的櫻花之路

2017年寄自韓國珍島

而你不曾將我帶走
我亦不會為你停留
然而此刻，眼眶發黑
讓我最溫柔的嗓音和你說話
讓我再為你死上一回
如果撕開胸腔，掏出血紅的心臟
會不會獲得永恆？
這是上帝之吻，抑或撒旦的誘惑
噢，地獄

2017年寄自深圳

■張小云

越南血統

最早看三輪車夫被吸引
西貢的街道
破舊潮濕的院落
感到非常熟悉
連流鼻血都像說的是自己

親戚點撥我
你長得像越南人哦
我迅即反擊
奶奶的還要你說
俺本就 1/8 越南血統
但絕不是北越
流的血液不跟你相通

那親戚看我動了氣
嘿嘿嘿重複說原來如此
你連性格都像越南人
哼哼哼，知道就規矩點
俺祖上把守湄公河入海口
你小子想過
褲衩留下

2017.8.13

過關

過完安檢，看到旁邊
穿制服的小女生頻頻點頭
原來，坐在屏幕前的資深安檢員
正拿著一瓶葫蘆型的丹參滴丸瓶子
告訴這位年輕的實習安檢員
像這種救命的東西
客人不可能
只帶一瓶

2017.8.14

■唐欣

歷史博物館

從畫像上看 國王通常總是一個愁眉苦臉的男人 看來這不是個好差事 但是當心 他也並不好惹 一不高興 他可能就會砍掉你的腦袋

便衣詩人

穿短褲的詩人 來自民間
沒在公司混過 所以無領帶
也沒套裝 直到他要登台領獎
別人方才發現 他這身在市場
閑逛的打扮 並不適於如此
正式的場合 但已來不及
更衣了 只好將就他的原樣
他保證 將以莊重的態度
作為彌補 他也儘量這麼
做了 但誰知道呢 也許
看上去還是 像個冒牌的

提問者

早就注意到此人 來得很早
沒有同伴 但一直堅持坐在
前排 襯衣已被汗水浸透
下午 等他演講結束 這個人
終於站了起來 也許這傢伙
一直等待的 就是這個時刻
“請問對於和平獎得主之死
貴國文人有何反應 他們有
自由嗎” 而他也像是早就準備
好了答案 “中國詩人 沒有
沉默 但也沒有被抓起來
你看 他們這不是
到這兒來了嗎”

■游若昕

放生

一個人
釣了一條魚
又放生了
但那個人
並沒有將魚
放進河裡
而是將
整個魚盆
放進河裡

2017.7.2

酷暑

天好熱
熱得
能把人
烤熟
樹上的蟬聲
好像鍋裡
油的滋滋聲

2017.8.8

面朝大海

面朝大海 萬念俱灰
好像是那些不疲倦的
波浪 把他的頭腦沖洗
一空 尤其這會兒 他是
他不是的某個人

沒意思 他想嚎叫 沒意思
可怎麼解決他的問題呢
需要一個女朋友 也許
是 幾個女朋友 也可能
只是 一碗麵條

2017年寄自北京

■雷默

如是

7

山上的風景
水邊的風景

畫中的風景，眼裡的風景
詩和遠方的風景

愈加虛幻的風景
沉默如石的心之風景

8

史前就是鏡前
我看見一隻大象從鏡前跑過
鏡中女子恍若史前女子
史前水為鏡，鏡前史如花

9

秋天來了麼
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正在上演
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
愛，彷彿山野遺落的核桃
唯有擊碎，始見真心

10

如果晚霞可以收藏
它一定在你心裡
如果愛可以永恆
它一定在晚霞消失的地方

11

午夜，蟋蟀停止了歌唱
你聽見天空的嚙語
早晨，當車速慢下來
你發現青草，正在枯去

12

稻穗如此豐碩，粒粒飽滿
我想起雜交稻之父袁隆平

■游連斌

傳統

在一個
10歲以下娃娃
當皇帝
達7個之多
的國度
談優良傳統
是可疑的
更是可恥的
血液裡的
奴性
源遠流長
延綿至今

2017.7.31

詩

網絡發佈的
你可以屏蔽
刻在人心的
你豈能塗抹

2017.8.4 寄自福建

老父說，也有農藥化肥之功

13

窗外有山，有水
那是一幅變幻的風景
生命裡有你，有他
每一次遇見都是命運的安排

山水是什麼，你在哪裡
誰的詰問如此決斷？

2017年寄自南京

■覃賢茂

03 驚蟄之詩

白蘭花開，柳枝新綠，我用卵石在庭院鋪一條小路
岷江水流，嫩草初發，你曾經在唯一中構建虛空
節令不可能讓自我疑惑，一定會有延展，接續
還有停頓，緣何於此，讓真實趨於無助的痛

而風的走向，在酒中，也如在言語的寂寞中
緩慢的美感，不需要突然的奇跡，甚至永恆
總會迷失在目的之後，綿蠻黃鳥，止於丘隅
停止喚起回憶，如果願意，也可以用桃花作喻

當我們被驚醒，另一個世界，依然還在沉睡
怎麼能那樣長久地，耽迷於古道上歌聲的婉轉呢？
適時的中斷，在斷裂之前，早已安排好意義
日月難住，空——如此真實，呈現完美的幻覺

04 春分之詩 ——兼寄雷默

看花，讀書，但是能不能不要執著於蔬菜
——執著有一種需要去化解的美，美何嘗不如
執著的本身
在小樓中，在我的等待中，春日的美隨時在轉身
如鄉間的日落，美並沒有關閉，我卻會為分別著迷

一定會有一種凝聚，像是指尖的煙霧，散開是偶然的
——偶然總是讓人期待，期待的虛空被另一種
虛空填滿

夜晚的黑色，瀰漫，帶來莫名的誘惑
誘惑者，即是被誘惑者未曾意料到的另一種宿命

春愁漸深，春情分明，但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有一種虛無，它的虛無卻絕不同於浩大的空
愛慕虛空，是的，與虛空的遭遇
每一次，都是在春日落花流水的施虐與受虐的等待中

2017年寄自四川

■陳愛中

這個多雪的春天，我想念一切

不知道因為什麼，這個春天竟然如此多雪，紛紛揚揚的飄落，墜落黑黢黢的枝頭，讓孤獨更加豐滿。

覆蓋茫然的大地，讓天空俯首，籠罩這思想安靜到蓬勃燦爛的時節，去想起一切的溫暖與救贖，並難以擺脫。

這個春天的雪缺少桃花的映襯，在沉鬱中積蓄情感的層次，愈來愈瓷實，有冰的風骨和前途

是不是應該往更深處尋找，水源只要清澈，雪就會潔白？還是只留戀於晶瑩的風姿，並不關心內裡的骯髒？

這個春天的雪讓我想念所有的細節，母親遺落的鞋子上歲月滄桑的紋路，父親送別時不捨的眼神讓月光有了太陽的炙熱，還有祖母在很久的一個傍晚送來的積蓄，那無法鋪平的錢幣上，有小腳老太一年的跋涉。這些都與生命有關，與雪有關，與時間的覆蓋有關

唯獨與剛過去的冬天無關，那烏鴉伴隨麻雀的鳴叫，貓與狗的爭寵，街道的泥濘與荒唐

這個多雪的春天，舊日子的絨毛紛至沓來，並不再離去。

桃花開

一樹樹桃花，以堆積的樣子綻開，毛毛愣愣雍雍容容，母親坐在椅子上，笑嘻嘻地看著我瘦瘦的，如林梢夕陽的殘跡
父親在旁邊用很乾淨的磚砌牆，有五彩的香氣高高大大的，讓天空零落成雨

鄰居的門開了，風吹得瀟瀟灑灑，靈幡飄蕩留戀的歌聲清脆如凍僵的月亮，有銀的氣質道路幽遠，一直蔓延到天際，尋找永不截止

■銀髮

狼之末日

若老弱的獅子
虎豹或其他
夕陽西下
我退避到森林深處
隱秘的叢間
進攻的銳氣蒸發成瘴霧
陽光照不到
眼神的呆滯與愴然
枯葉
踏出孤獨的步音
怯於回首向原野
便無法欣賞
最後的一窩孩子
照達爾文的學說
正重複著我的過去
正積積極極
進攻一隻離群的羔羊
夕陽西下
我正心虛退守著來臨的黑夜

的歸宿

星星亮得刺眼，清清爽爽，沒有雲的糾纏，
麥地燃燒，升起的，是無數人的笑顏

高樓矗立在遙不可及的地方，有斑斕的衣服
在晃動，素布和麻繩在跳舞，一個季節的來臨
桃花在緩慢凋落，杏花竊喜於孤獨的繁華，
母親站了起來，拾起碎了一地的月亮

2017.02.21 哈爾濱

■烏城

望星空

在烈火中燃燒
在極度深寒中隱忍
夜空中的星星們
在自己的軌道上打轉
那麼高
總有些會破裂
脫離自己的軌道
另一些來一次爆炸
把自己變成一團塵煙
而此刻它們是安靜的
就像此刻我腳下地球是安靜的
它不冷也不熱
目前還比較適合居住

自卑

砰！
他的手掌被打穿
手上多了一只眼睛
一眨、一眨地看著他

一些人圍過去
問長問短
他舉起手掌
你們看，你們看
我的手不會流血
沒事兒

白與黑

女兒指著羊群
興奮地大叫
兔子
我指著飛過的烏鴉
高亢地驚呼
老鷹
一隻灰喜鵲回望
一頭撞在高壓線上

一個人死了 · 碑的進行式

■向明

泥 淖

他不過
只想把那些陷入泥淖中的腳
幫忙拔出來
讓他們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創造自己的前程

誰知世界那邊卻那麼無情
雖然他用柔和的聲音
沒有敵人，沒有仇恨
眼看那些腳卻越陷越深
終於他也被牽拖滅頂

為什麼，總有人
把自己打扮成那麼虛胖
儼然像個巨人
卻不肯把享有的幸福
分享給眼看快要失能的親人

2017/7/16 台北

■嚴力

我聽見了

你把所有的血肉
搬進了自己的言詞
豐滿的言詞啊
豐滿到椅子發出了
被坐上去的聲音

2017.7.13 紐約

■伊沙

祭

我們以為自己
是直立行走的人了
可以抬起頭來大步向前
但總是有人在背後
踩痛我們的尾巴

目 擊

我親眼目擊了
我的恩師
由邪成聖的歷程
挪威奧斯陸
是他宣稱
崇拜希特勒的地方
也是他虛席以坐
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殿堂

2017年寄自西安

■圖雅

炎 熱

這一天
他們消滅了一個敵人
假想敵

我脫了一層
皮
它是汗水做的

2017.7.14 寄自天津

■君兒

人 間

你要求的自由
已寫入核心價值觀和國法
但有什麼用

海，潮漲潮落
從北極到南極
而那一刻，它成了一座湛藍的墳墓

我是當初那個
兩節課可以寫出老師
一黑板作文題的學生

屏 蔽

一位先生死了
微博先看到的是
刪貼的消息
人們用空椅子代替
用蠟燭代替
用照片，用詩
用新約裡的字句
病痛與愛所接納的他
鄙陋綿綿的塵世
死亡何須懼哉
敏感詞怎會屏蔽
一生的行跡

2017.7.14 寄自天津

一個人死了 · 碑的進行式

■楊洪昌

■非馬

失蹤

就在那裡
一個無法填補的
空位
進入黑屋後殘留眼底的
一個亮點

風景裡一棵活生生的綠樹
被粗魯的畫筆硬梆梆塗去
但重疊凸起的顏料
處處顯露
它不妥協的輪廓

2017年寄自芝加哥

■陽光

無題

沒有黑色的衣服
我穿了灰的上衣黑的長褲
還有黑咖啡
這兩天就是這麼過來的
不像上班
像參加一個追悼會
這裡沒有瞻仰遺容
沒有家屬謝禮
沒有白色的花和燭光
四周都是靜靜的
連一個說話的人
都沒有

2017年寄自舊金山

不要等他死了 以後才來點蠟燭

最好是在他
就快被吹滅
的時候
伸手來
擋擋

■漸青

漢俳兩首

1
曉波——
一波一波的
朝霞

曉波——
一波一波的
浪花

曉波——
一波一波的
飛鷗

曉波——
一波一波的
踴躍

曉波——
一波一波的
沉默

2
隔著玻璃
他們用目光
擁抱彼此

■李斐

斯人的靈魂

不是每個人都有
靈魂。我相信
在那塊被咬了一口的海棠葉上
今天他的靈魂在巡視
山嶽的山神江河的水神
都無力護衛那塊大地上
有如浮士德賣給魔鬼的靈魂
當他看到眾生伸臂呼救
被矇蔽與麻痺行動的群體
他怎能坐視自我的平安
獨自清醒去長視世情的混濁
他只好用自己的青春購買人性
掏出大好的肝臟
餵飽鷹犬交換仁慈
以個體靈魂的領悟
欲呼喚民族靈魂昏沉的一代
遠在異域的我們也
只能對空椅子說心事
激昂者沉痛者故友們次遞站台
對一位良知者表達道不完敬意
我也應著百多位藏族同胞
結手印念誦“度亡經”和室內花圈
發出花香裊裊昂空
但願火化後骨灰如舍利
再生的魂魄長祐此民此土
江海山川中遨遊笑看
極權與人權誰更久遠
患難夫婦世間罕有雙留

2017年寄自紐約

一個人死了 · 碑的進行式

■魯鳴

一個人死了

還記得當年聽他演講，連台上都坐滿了人。我聽著，彷彿我們大家是《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盧嘉川，一個時代開始了。

然而，那個時代，在他死之前，在他進入XXXX後就已結束了。

那是一個渴望讀書的時代。那是一個沒有物慾的時代。那是一個沒有電子網絡卻想入非非的時代。

我在夢裡把這首詩獻給他 and 那個時代。

一個人死了
你說不出任何話來

我們都要死的
他和我們有什麼相關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享受今天的飯菜

你的心臟痛得很厲害
獨自下樓吃了麵包和牛奶
想著這個人死後
和我們的未來

他是那個時代的鏡子
碎了，再也照不出我們
往日的胸懷。或許
你的疼痛是和這有關

這個人死了
你的沉默大過悲哀
順著小鎮中心
走了一圈又一圈
就把他給忘了

一個人死了
還有很多空白

2017年寄自寄自賓州

■王渝

寄——

悲風冷雨
多麼想聽聽你略為結巴的
話語

被海葬了的你
靈魂不留戀波浪
也不回來陸地漫遊

你的歸屬
注定在眾多人的夢土上

2017年7月寫於紐約

■冬夢

以海為家

無語不要問蒼天
問大海吧

可以看海上的日出
可以對海訴盡心中話
以魚為伴
以海為家
再傷再痛
這是您最後最好的選擇

成灰

你已成灰
你已長眠於海

一座叫瀋陽的城市
所有燈火
頃刻之間
都被這陣傷感的風
因搖晃而熄滅

■吳迪安

曇花

它開了它就走了
一整夜人們圍住它，黑夜圍
住它

夜黑黑的
它白白的

硬似鐵棍的脊骨，薄如刀片
的身子

奮力昂起，珠穆朗瑪峰的雪

2017.7.7

黑白條紋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
二十世紀的黑馬、黑手
白衣、白褲、白鞋、白襪
內衣褲也白

黑椅子、黑名單、黑屋子
二十一世紀的航行
在黑色的海上
一晃一晃的白

2017.7.14

■俞昌雄

我和鮭魚

三十八年前，我第一次見到它
十三年前，我得到了它的夢
三年前，我和鮭魚有了各自的替身
今夜，我只做一件事情
在全人類的夢境中製造深淵

2017.4.22

孔 雀

即便回到山下，森林依舊落不下來
黑漆漆的樹是那黑暗的骨頭
來自夜裡的孔雀的叫聲
讓一些人睡去，也讓一些人醒著
水松，陰香，石栗，人面子
這些都忽略不計，也無可救藥
哪怕銀樺支撐著虛假的夢境
而玉堂春藏於深處
這使血肉變得可以發光的物種
它是孔雀瞳孔裡僅有的
知己。那曾經前來圍觀的人
要藍冠，要腹羽，甚至索求
第一百零一次開屏
可是，驚艷之物總有飛翔的心臟
從山下到山上，從人世到秘境
這當中有屋脊有燈盞有群峰有幽泉
所謂的夜晚從未打開也從未
關閉，那巨大的鐵絲網
攔得住孔雀，卻攔不住它的叫聲
正如同每一個心存萬象的人
驚異於玉堂春的醜陋，卻從未拒絕
它的美名，它那盤旋谷澗的根系
世間的鳥只飛過一遍
大地上的樹也只枯死一回
那曾經前來圍觀的人
表面手舞足蹈，內心卻暗自恐慌
孔雀啊孔雀，它就在眼前

■阡陌

幻彩遐思

將光陰
的翅膀 托起生命
的豔陽

將青春
如箭擲出 於幻彩
遐思中

披著鳳凰的 羽毛
展翅
也曾在荊棘中
獨自舔傷
也曾在深谷泉洑中
煞見彩虹

歲月碾過
的青春
已在容顏中化繭
在幻彩的脊樑處
漸淡

萬般 終難寄
唯在
斜細波微瀾處
剪影夕照

步履優雅，身形泰然，每一次轉身
風會失去面具
而那游移於樹梢尖的雲朵
它將喊回沉睡於夜晚的精靈
為此，我多想告誡世人
娘胎裡生下來的娃，會哭會笑
他們死後也僅是一具腐屍
而石頭裡長出來的翅膀
飛高或飛低，它們消失前
每一根羽毛卻都攜帶著大地的重量

2017.5.24

■初雪

醒 來

一定要趕在最後一顆星
隱去之前醒來，仰頭
看你熟睡的樣子，聽一兩聲
遙遠的鳥鳴。記憶在空白中追溯，
昨夜無夢。

“你一定做過一些夢
……只是你忘了。”

今日寒露，窗外
蘋果花輕微地顫慄，又一次，
在同一棵樹上，在秋天。

聖誕紅

輕攏枝葉，將水灑向花盆的中央
微弱的觸動，幾片葉子便落在地板上
——枯黃，半黃半綠，半綠半紅，
暗紅
像那些內在輕浮的事物，總是
一找到借口就墜落

向我點頭致意，撐護著精緻
花蕊的，是枝條上這些寬厚的葉片
錯落有致，環繞枝條搖曳伸展
宛若沐浴在雨露中的笑臉
輕撫我滯留在葉簇間的雙手

一滴赫拉般的淚水，帶走了
海底一塊巨石的陰影

2017年寄自芝加哥

■楊河山

大金鹿*

我特別懷念，上個世紀我的一輛大金鹿自行車，
它黑色的瓦蓋，在砂石路上“咯咯咯”地響著，好像在發笑；
它銀色的響鈴，隨著你掰動那個扁平的按鈕，
會不停旋轉並發出歡快的歌聲；它特別寬大的後托架，
我曾馱過整整一麻袋金紅色的南瓜；尤其是它閃耀著金屬光澤的
車把，你手握著它在路上飛奔，確實好似騎在一頭
快速奔跑的麋鹿身上而你正緊握著它多叉的角。
在上個世紀，一個孩子的自行車，親密的玩伴，
遠比今天人們的寶馬奔馳要重要得多，它幾乎承載著貧困時代
一個家庭的全部夢想，以及生活的重負，

“咯咯咯”響著，似乎在發笑。它又像某種雜耍和魔術，
（我可以雙手脫把駕駛還可以掏褶駕駛
甚至還可以變出很多花樣），一輛黑色的有銀色響鈴
的大金鹿自行車，它如此破舊，車圈和瓦蓋
有很多鏽跡，橫樑彎了特別像人弓著背。當時並不理解，
但直到今天才知道，車輪滾動，似乎意味著某種
輪回，其實它特別辛苦疲憊，像親人，像辛勞一生之後
無聲無息離開我們的親人。

*金鹿自行車是中國 20 世紀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名牌產品，後輪採用倒輪開，前輪杠杆觸開，主要特點是大飛輪、大牙盤、大扣鏈子、吊簧鞍座，因堅固耐用，深得群眾喜愛。

■于艾君

觀影

只待鳴鑼，紅綢便揭露荒淫，洋洋大市偷換
奇貨和價值觀，之後
片刻安寧，神臨巷道，袖珍的淨和喜悅。影片
中，惡戰表演隱忍

哎，什麼懂不懂的，全憑閃念，光束寫照一
隻爬坡的負重的驢子
字幕流動，欠兒登——燈，還是蹬？——其
實是主角丟棄野外的

悶鼓，輾轉，疊印了風塵。失焦的鏡頭，捕
捉並剪裁自光影世界
的心得。憑什麼以及怎樣，轟響燃動，四月
泥濘污蔑偉大的前景？

或者，比作漸漸混卷雜音的舞池？哦，失焦
的鏡頭，息影的大師
霓虹再度凋殘於單衣，聽，黑暗裡，悲劇對
心碎進行嚴厲的譴責

2016 年寄自北大荒

■鍾子美

禪定

眼閉八分日月
舌引河漢天水
五千年黃洛血氣
鼓動丹田百轉

意念 勒
千山萬壑赴玄關
關外風寒

我沖天而去

千億道陽光中
我獨向佛陀低訴
人間風雨難住

佛陀微笑拈花
繼續禪定

千年寶塔

檀香季節重來

木魚醒了

黃河九曲無語
看歷史傾覆

故事滾滾
何止紅塵

燈下紙上
成就你我

■謝勳

人骨禮拜堂

走過演繹
生老病死
幽暗的長廊
進入這一間
純白的禮拜堂

來自亂葬崗
五千名
零散的骨架
現身說法
在這短暫的
生命課堂

肢骨鑲嵌
牆壁廳柱
頭顱穿插其間
聽說，頭顱
銜接亡者的靈魂
鋪排人間與天堂低語
最短的距離

佇立在生命
恍惚的影子下
四面凝視
焦距逐漸模糊
冥想今生
冥想來世

跨出禮拜堂的脚步
不再忙忙
碌碌

註：葡萄牙埃武拉市（Evora）聖方濟天主堂內有一禮拜堂以人骨裝飾牆壁廳柱。捷克也有類似的禮拜堂。

■楊玲

越南組詩

一、印象胡志明市

大街小巷，左拐右彎
摩托車與車與人爭道

騎在車上的女郎
長衫的衣角飄飄
如野馬奔馳

二、天主教堂和寺廟

天主教堂尖尖的塔尖
與寺廟比鄰而居

有人跪在聖母瑪利亞雕像前
禱告
有人合十低頭菩薩腳下
求福

三、腰纏萬貫

到了越南
我成了腰纏萬貫的土豪
口袋裡裝著千萬越南盾
昂首走進超市

一瓶水叫價萬元一碗麵五六萬
把我嚇了一大跳

四、遊大叻山

藍天 白雲
青山 綠水

山上的風涼爽
湖裡的水溫柔
給我沖了一個爽爽的涼

五、大叻大花園

百花嬌豔，列隊園中

■澹澹

終 點

別了，這個春天
花香和希冀終將歸於塵土
果實不是秋天必備行裝

山魂會為你療傷止痛，在某個
青草悄然滋長的夜裡

終點不是歸途

風乾的年月裡

從含苞到開至荼蘼，那一路
只守住你途經的氣息
重逢，便是既定的目的地

在風乾的年月裡
還有什麼更值得翹首

流年，並未似水

見 證

昨夜的爱恨喜憂冷暖
在早晨的一場暴雨中被蕩滌

沖入下水溝的不全都是污水
被掃落的不一定是黃葉

風雨過後，愛你的
依然是那片藍天

迎我以笑臉

臨走，問伊
跟我回曼谷好嗎？
笑意 盈盈
紛紛 點頭

■世賓

密室

密室有老鼠啃咬心的聲音
極其細微，但確切
那聲音要我退卻，使我猶疑
它清楚威脅的存在
密室四壁慘白、暗淡
有時發出一絲聲響
也是得過且過的炊煙
密室羞辱的裹屍布
裹著恐懼的肉身

密室裡傳來低沉的哭聲
那是另一個聲音，他聽見上天
更加悠揚的樂音
那哭聲越來越有力
逐漸變成怒吼
它狂暴地撕碎自己的外衣
把假面摔得粉碎

密室裡居住著兩個人
他們是兄弟，流著一樣的血
他們是同一個人
他們有同樣的歷史
但回憶卻使他們
經歷了不同的場景
那些相同的女人、皮鞭
或者落在身上的痛
贈予了他們不一樣的愛、寬宥和毒

飛行

睡眠固執地困擾著
大地猶在，睡思沉沉

在我們頭頂，更深的睡眠
環繞著太多的喧嘩
心靈雞湯和異端在爭奪
戰火的領地聳立起無數墳塋

沉睡統領著遊魂

■葉在飛

當下

原來我一直活在前世
其實今生尚未開始

傳承

我知道某個詩人
是我的前世
翻閱他的詩集
總有流淚的衝動
為了傳承
我也必須留些精品
讓後世的我
憑吊

分離

我倆正在夢裡纏綿
末日竟然驟臨
你絲毫不慌
堅守陣地
我卻不小心
醒了

2017年寄自香港

穿過雲層和風的空洞
波音飛機在四處遊蕩
飛行的機翼震顫

大地起伏，油箱漏油
依然無法著陸
依然在昏睡中飛行
可怕的音樂響徹上空
強大的誘惑力，拉升了機頭

野蠻的詩又響起
加入了發動機的合唱
真皮沙發在腰部
適當地凸起，正好

■王曉波

誰能及這青梅竹馬

把月亮掰開 你就跳了出來
拉起手 我們就構成整個天宇
有闊的海 橫的陸 高的天空
還有遍山滿嶺的梅花

你的髮梢有七彩的虹
你的面容如百花中含苞的荷
你走過的小道青梅正飄香
此刻 竹竿為馬 鑽木為火
魚獵 揚穗 生生不息

你喊一句 桃花便開始
飄零 水流湍急
輕舟已遠
相見恨太晚
茶香已冷 雨線縹緲
此刻 再喊一句
夕陽已西下
何時重逢賦詩暖香
相聚或許是在天涯

你如沉香裊裊在心海

2017年寄自中山

安撫了身體的曲線

有人在夢中尖叫，有人在
在咖啡杯裡加糖
舒適的溫度支起了沙帳
更多的睡眠加重
發動機的轟鳴

偶爾的醒，也不能驚動
無言中，大地哭瞎了雙眼
絕望的呼救
沉入了空曠的無聲

萬里晴空，映現
一架攀升飛機的身影

沉香

■ 達文

新會葵園

最匆忙的奔馳
也會被這片沉睡的傘林
覆蓋成夢

那些終將遠離的
沉澱成記憶 最美

超人之父

——電影物語之四

你們忽視我法力滔天的高度
正如我一直捉摸
日常勞作的需求度

愛可以拯救神
愛也可以
把時光縱容成無岸之水

大難當前
你用生命拒絕拯救
讓我明白永恆必然虛假

夏之女

在溪澗你是跳躍的音符
和掌聲合拍

在海上你與潮汐進退
守著我們揪心的約

歌在蜻蜓的翅膀上
有時候點綴花
有時候
整夜低吟

■ 吳懷楚

天狗吞日

燦爛
剛直
是我的恆古本性

河水不犯井水
真不解
緣何偏要前來
在我的臉上惡意抹黑

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
只管為所欲為吧
我獨善自身

畢竟一億八千多萬隻雪亮眼睛
已穿越世紀作了今宵這個見證
你的輕佻舉止輕狂
我海納包容百川
磊落氣勢光明

2017年8月21日日蝕於一笑齋

大 隱

拆開禮物的包裝
驚訝於愛情之外
選擇精美的專注

旅行回來 如果有一記耳光
你也不會
跟著嘆氣

只是後山的雨
把塵埃 又一次
浸泡成襪襪

■ 畢子祥

靈 魂

蟋蟀在草叢中鳴叫
尖細而空蒙的聲音
彷彿一縷縷幽光
將整個草地照亮

閃光的草葉

它們的鳴叫
又彷彿是草叢的靈魂
一旦抽去
草叢將立刻陷入枯萎、死寂

這鳴叫在草地上空
形成一個自足的蒼穹
喧囂撞凝於無形的穹壁
形成一個個污點

在深邃的夜空
銀色的草叢中
也有這樣的一種鳴叫
寧靜之心才能聽得清

無風的風景

庫水進入白日夢狀態
堤壩低眉順眼
岸石骨骼鬆散
筆直的楊樹似乎發現了身體的變化
變得羞澀而安靜

青山醉心於自己高像素相片
一再地沈浸
野雉的鳴叫完整，圓滿

一隻少女蝴蝶
把我誤認為雕像
靜棲肩頭練起了瑜珈

2017年寄自安徽

■古松

九龍城寨的相思

無論晴天雨天
每一次走過你身旁時
總驚訝於你
迅速的沒落
香港人現實的嘴臉
藉著推土機聲隆隆
早已將你推進於
歷史的陳跡
然後再假惺惺地
以貓哭老鼠之姿
為你粉飾過去

七月的風很涼
載滿一九五零年的相思
古樸的小巷
有來自山城的避亂者
來自大江南北
有家卻不能歸去的
曾經滄海的
避秦的人們
在這方圓一里中
守望相助
為另一個明天
創造希望

大井街的井水很甜
龍津學校書聲鏘然
老人院內一片閑情
衙門內政減刑清
巨駁靜靜地躺在門外
為孩稚帶來歡樂
從龍津道到打鐵街
那富戶人家門口屹立
一對偌大的石元寶上
曾消磨了多少童年
流金的歲月
令思念點點行行

■應帆

父親入夢

這麼多年來
你拒絕進入我的夢境
我一直以為
山河萬里讓你迷了路

後來你輕輕地告訴我
你每一次都
輕輕地來 輕輕地走
只因你看見我
夢得輕盈 夢得香甜

2017年寄自紐約

南來的列車日落星移
愉悅的空間煙消雲散
綿延不絕的憂慮
在每一個城寨人心中搖曳
繁華的年代經已殞落
再不能親近你
小街橫巷的留連
星空在黃賭毒中彌漫
瞞上眼睛
仍有哀傷的淚滴

斷裂的石碑仍舊躺著
依依不捨的梵音
在離你而去的當日
早已將旦旦的相思
束成纍纍的花季
在你殘垣敗瓦中
在你歷史的悲劇中
化成 1997 的祝福
那七月一日的微雨
許是港人的淚

2017年寄自香港

■李玥

寫字

我在異國堅硬的柏油路上寫字
此刻的我，不需用削平舌尖來模仿窗外
呱噪的鳥語

我用手指，用半截木枝，寫那些方塊
狀的文字
然後用母親的體溫，和呼吸韻律
將它們串聯在一起

我寫字
然而，更確切地說，我是在用筆來作畫
你瞧！我剛剛在大地上畫出了森林、
江河和日月
就有日光照耀在我的頭頂
還有江水，從我的身旁緩流而過

我畫白水邊的倉頡，和他腳底下的鳥
獸和魚蟲
在他身後忙碌的，是我的祖先及族人
皮膚黝黃，生來就帶有泥土和河流的
味道

我用筆記錄他們的歷史
空氣中就有了火鏟和犁鏵的氣息
我寫到了祖國，還有家園
她依然是如此遼闊和深沈

最後，我想在其間畫上小小的自己
但無論如何掙扎著塗抹
那裏依然是一片空白
雄壯的山河，還有奔騰不息的河水，
以及眼淚！

2017年寄自馬里蘭州

■李國七

辣椒

左腳回來，右腳就出發
近期項目多
一帶一路戰略，外加特色小鎮
我是在玩？當然不
生活的辮子繼續揮動
活著就得遵守遊戲規則

趕路歲月我想著你
你有你的義務與責任
因而有所選擇
何況，你說：“要想辦法賺錢
能睡出錢嗎？”
你代表的是中國新愛情觀
走南闖北這些年
我逐漸認識中國

與你不同
我還是留存深層思念
想遠方的丞永
他長大過程中的喜樂哀愁
哎，我與你
其實還是一樣的

短暫相聚
是解渴，還是……
有些話不好說
也說不好
坐在後座的位子上
我想著你
想你，突然想到辣椒
紅色是疼的痛楚

黃椒

黃，絕對是帝王的顏色
那是中國的帝王
啊不，泰國、文萊、馬來西亞等國家
黃的，一樣是帝王色
出巡時黃

登基時黃

黃，也是陽光的顏色
與你游走在陽光色的原上
有一年在意大利也是如此
不過身邊不是你
只是幾位嬉皮笑臉的意大利同事
嘻哈也絕對熱愛

原上游走
你在前頭
我在後座
距離是近了
我卻任然不能確定你
不能確定你的感情
若能夠，我寧願可以戒掉你
可惜，我不能
或許愛，需要等待與包容
以耐心，以等待、以煎熬
就像亮麗的黃色
光亮帶有陰暗的影

青椒

青椒，地方百姓說是菜椒
菜，意思是不辣
青綠是充滿誘惑的大地色
我不是夏娃
身邊也沒有蛇的游說
我卻咬了一口
小小的一口
刺舌！
那是辣味
不是芥末
不是小米椒
更不是那幾年游走在南美墨西哥
與各種辣椒面對面的經驗

游走南美的歲月
還沒遇見彼此
沒有街角遇上愛
沒有傳說沒有傳奇
更是沒有互望或目送

■施漢威

燭

淚，極其誇張
瀑布般
從眼眶直流足踝
更蔓延四周
世界
真的令你
如此不堪？

時間列車

列車開行
漸遠愈遠
拐走我生命中的綠
今夜夢中
那些吉光羽片
會認得路
歸來？

2017-08-20

人在東北農村
我咬著青椒
突然想起原上日子
疏落的土槐樹
槐樹開花的蜂巢
野生野性的
終究回歸馴養

就快夏天了
紫光線暴曬
你說：“天氣落差大
夜，是清寒的。”

那天突然捲來陣雨
天，下著指頭大冰雹
我逐步認識原上天氣
認識原認識你
認識穿越半個中國的互睡

■高岸

伊頓廣場

人群依然在這裡聚集
像大海的中心
像朝聖路上一個必經的十字路口
去年夏天來這裡的人
像海水的泡沫一樣散去
今天來這裡的都是誰？
是走向遠方的人
還是被一場暴風雨沖走
又被海水的浪頭打回來的人？
還是見到了奇異的星光
懷抱著豎琴從遠方返回的人？
我無法走近每一張臉去瞧看
它們像門一樣被夏日的時光打開
露出一架鋼琴彈奏浪花的音樂
我不能輕易走進那些門裡
怕掉入快樂的陷阱
走進去就出不來
我無法向每一個眼睛的窗口詢問
怕碰到不幸者
引起他們憂傷
從他們那裡得不到滿意的回答
許多窗口閃爍飄拂不定的波光
我也無法一一告訴他們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到哪裡去
我的聲音像風一樣
穿過他們耳朵的庭院
不會停留
陳舊的高樓
像矗立在海水中的礁石
像暴風雨後的倖存者
沉默寡言
嶄新的大廈
像剛開來的船舶
高聲鳴著汽笛
擁擠在高高低低的輪船之間
載著新貨物
趕上一條舊航線
街邊的雜耍藝人
也換了一撥
帶來擊鼓和舞蹈的新花樣

■潮聲

醞釀著不變的風景

曾因外界事物的感受
使你內心澎湃的思潮
源源不斷的文思教你振筆書寫
時間不該沉默 因詩意怒放
那繆思就這樣突破時間與空間

欣欣向榮 是自然的定律
榮景醞釀 是詩人嚮往的境界
靜寂中有股懾人深沉的力量
也許有時把心情留住 秘而不宣
任憑悠悠歲月掩埋風光的日子

那微彎的月牙臉色
像泛出了朦朦朧朧詩的光影
遠方閃爍的星光就是難忘意境
也像擦肩而過的機遇 匆匆一瞥
那滄桑流轉的雙眼 燙燃燒的愛

2017.7.14 稿於三藩市

他們奇裝異服
來自無人知曉的地方
像永遠流浪的匆匆過客
手拿聖經的人
像上帝派來黃昏的使者
帶來時間最古老的信息
誰能告訴我
在時間的大海上
上帝是否拯救了風暴中遠去的船只？
明亮的燈火
閃爍的廣告
激情四溢的噴泉
飄香的咖啡
夜色中飛翔的歌聲
人群來了又去
像無數演員
在夜幕中消逝
留下空蕩的戲台

2017年7月13日

■魏鵬展

靜聽那烈日的蟬聲

喝一碗涼茶
把一個腫瘤養起來
不戳破 不割損
除膿 祛瘀 限增殖
綠蔭下
徐步 徐步
我在靜聽烈日的
蟬聲

2017年7月25日 深夜

我習慣近視了

我不戴眼鏡
但在街上
我習慣近視了
我不望遠方
前面是紅綠燈
拐個彎
我走上了天橋
天橋很長
我的視線
一直注視面前五官的
陌生
我怎麼不往前看呢？
我用力望遠方
一隻麻雀飛上
燈柱
一眨眼
我的視線又在
路邊的叫賣聲
我佇立陽台上
儘量令眼睛
看遙遠的
人群

2017年8月27日 晚上

■方壯霆

秋天的聚會

三、九寨溝

婀娜多姿甫出沐浴的仙女
尚未披衣
那七彩霓裳已隨輕風
飄落入九疊天海

從此
四季就在這裡駐足了
只是
不管是春暖花開或秋風紅葉
七彩
總是晶瑩剔透永恆不變的底色

山間
瀑布高臨溪水潺潺鳥語花香
雨中
常有彩虹自海池升起直達寒宮
湖邊
偶爾蕩漾琅琅清脆的歡聲笑語

九寨溝
從此成了仙女下凡不歸的借口

2016年10月25日寫於四川九寨溝

後記：未料，從九寨溝歸來還不到一年，天堂般的美景竟被天災地震所蹂躪，面目全非……

四、回眸一笑

立在寬窄巷子的中央
若對一面歷史的明鏡

向一頭照去
隱隱敲著清朝八旗的喪鐘
和南昌起義的隆隆槍炮聲
從此，不寬不窄的巷間
一寸一寸地錄下了

■于中

月台

天上的流星
是你眼裡一系列的快車

地下的快車
是我眼裡一系列的流星

7/25/17 寫於休士頓

自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
從三反五反至四清文革
社會發展車輪的三進三退

鏡子正對的前方
仍是滿清遺老的，窄巷子17號
只是門檻內外已面目全非
為遊客重建的寬窄兩街
成了繁華都市突飛猛進
打牌豪飲茶餘飯後
心血來潮昂貴之復古

照向未來的一端
面臨日新月異目不暇接的世界
連明鏡也沉吟不語

在百年中國史的回顧中
耳邊傳來
“回眸一笑吧，照個相”
有人大喊了一聲
在窄巷與井巷交叉口
不約而同一刻
十四位來自不同國度的同窗
不經意間
在青石街上也留下了一行足跡

2016年10月26日寫於成都

■林啟

夏在多倫多

夏夜走過

夏夜走過
成行大樹
枝葉低垂相連
彷彿聽見
眾樹同呼吸
與大地齊呼吸

我在思索中呼吸

人生小憩

避開夏日曝曬
靜靜站在
樹蔭與綠茵中
陣陣清風涼意

欲有所避
能得其所
人生小憩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T·S·艾略特早年詩④ ◎張子清

詼諧曲 (戲仿J·拉佛格)

我的一個傀儡已經死亡，
雖然還沒有厭倦演戲——
但是，他確實體衰腦殘，
(這蹦蹦跳跳的小玩身體竟然如此)。

這個已死的傀儡我很喜歡，
他有一張普通的臉孔，
(這類面孔我們已經遺忘)
露出滑稽的呆呆的面容；

嘴巴扭一扭，吹出最新的曲調，
露出半是強橫半是哀求的模樣；
他以“你是何人”的神情瞪著眼瞧，
眼睛向上翻，也許是直視月亮。

慷慨激昂的幽靈發話，把他
和其它廢物統統丟在廢料場；
“去春以來最時髦的款式頂呱呱，
“我斷定這是世上最新的式樣。

“你們這些人為何一些教訓沒有得到？
(嗤之以鼻，一副瞧不起的神情)，
“你們該死的淡淡的月光比瓦斯更糟——
“此刻在紐約”——還有諸如此類發話的情形。

一個傀儡的邏輯全錯在前提；
但在某個星球，他是英才！
他這呆腦袋到底屬於哪裡？
即使如此，這變相怪傑多麼怪！

惆 悵

星期天：這絕對是週日面目
的隊列心滿意足地在行進之中；
軟帽、禮帽和有意識的優雅從容，
這種種無關的外在東西卻來冒充，

還不斷地重複，重複，重複，
替代你內心的泰然自若。

傍晚，茶點，燈光！
巷子裡的小孩和貓咪；
沮喪的情緒無法抵制
這種沉悶的共謀羅網。

人生，有點禿頂和白髮，
慵懶，挑剔，乏味，心焦，
手裡拿著禮帽和手套，
一絲不苟的領帶和西裝，
(多少有點兒不耐煩拖沓)
等待在絕對者*的門口台階上。

*對笛卡爾而言，世界的脆弱性不僅是我們關於絕對者(the Absolute)的知識之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且對我們的脆弱性也是如此：當然，不是關於我的存在的不確定性，而是我的認識能力的貧乏。明白地講，世上是否有絕對者存在，這從人類具有絕對的觀念中多少能看出來。人類有許多意識是從絕對觀念中產生的，例如追求完美、理想，尋求意義，都是源於對絕對者的嚮往，捨此則無異與動物。

聖那喀索斯*之死

來吧，到這灰色岩石的陰影下面——
來吧，到這灰色岩石的陰影裡面，
我將給你看一些東西，既不同於
你黎明時趴在沙灘上的影子，也異於
你在火焰後邊跳躍的影子映在紅
岩壁面：

我將給你看他血淋淋的衣服和四肢
以及他嘴唇上灰白的影子。

他曾經在大海和高山之間走動，
風使他意識到他動作協調的雙腿，
還意識到他放在胸前的兩臂。
當他行走在草地上，

他調節自己的節奏，使自己感到舒坦。
在河邊，

他的雙眼覺察到自己的眼角，
他的雙手覺察到自己的指尖。

他被如此的知覺嚇壞，因此不能過
常人的生活，卻變成了上帝眼前的舞者
如果他走在城市的大街上，
好像踩在人的面孔、抽搐的大腿和
膝蓋上。

所以，他在岩石下面走出來。

他首先斷定自己曾是樹，
樹枝之間彼此扭曲，
樹根之間相互糾纏。

然後他知道自己曾是一條魚，
滑溜的白魚肚緊緊夾在自己的手指間，
他的古典美，在自己的緊捏中扭動，
被他新的美麗的粉色指尖緊抓不放鬆。

他還知道自己曾是少女
被林間醉老漢扣住，
終於知曉自己潔白的滋味，
對自己柔滑的身體產生驚畏，
他覺得自己醉了，老了。

所以他成了上帝眼前的舞者，
他的肉體深愛灼熱的箭鏃
他舞蹈在滾燙的沙灘上
直至一支支箭鏃飛來。
他迎著箭鏃，潔白的皮膚
冒出鮮紅的血，他感到自在。
如今他渾身碧綠，乾癟，
嘴上還沾了陰影。

*聖那喀索斯(99-216)：耶路撒冷的一個早期族長或主教。早期的傳記表明，他顯示了很多奇跡。在擔任聖城主教期間，他在凱撒里亞主持的一個委員會下令，復活節定在星期日，從而切斷了與猶太人逾越節的關係。根據他的簡歷，他在跪著禱告時去世，時年117歲。根據這首詩的內容，似乎與希臘神話裡自戀而變成水仙花的美少年相混淆。

馬里奧·薩斯庫 *Mario Susko*

詩作選譯

◎張耳

存在的方式/歸屬性

在自己的文字中
做個游民
很難——

我在街上走
扛著背包，裡面放著
種種不準備再回來了才放的東西

當然有逃不掉的牙刷
雖然牙刷也幫不了我的牙
多少忙，還有髮刷
雖然風刷我頭上的幾根頭髮
想往哪兒刷就往哪兒刷——

時不時我朝
垃圾箱裡看看，看我能不能
發現我過去迫切需要的東西

像戰時我朝
成山的垃圾堆裡看
有一天下午
找到一本我自己的書
上面還有我給我一個同事的題詞：

贈一位同路者
一位共患難的人
題詞這樣寫的。

（他現在能決定誰留誰走
而且像他這樣的還不止一個）
（對，我也想過
寫信給他，告訴他我都懂，他不用
擔心
反正不用因為我而擔心）

結果我常常走到
火車站對面的公園
坐在長凳的一頭
有位老人也常來這兒，在凳子那頭
睡著，旅行袋夾在
兩腿之間，覓食的螞蟻在他腿上空忙
腿上的那本翻開的書的書頁
在風中一呼一吸，像我們呼吸一樣：

我閉上眼睛
緩慢地進入他的夢，在那兒
我總聽見一個聲音：那個人
寫過一些後來發生過的事情，
又總有另一個聲音回答：
別擔心，
他已經被處置過了。

哪個都不是

衡量理智的是
一個人對瘋狂的容忍度
或者：對理智的容忍度
衡量瘋狂——

設想一隻母雞在
一輛冒煙的裝甲車旁

再設想一塊燒焦的
人體而不是母雞：

兩者哪個能衡量
容忍度，當換景完畢

清場後塑料桌椅
也都再次擺出來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早晨的飲品被焦慮地喝下
又是個無聊的一天：

哪個都不是——如果生命到頭來
被證實不過是心的幻覺。

*馬里奧·薩斯庫是波斯尼亞戰爭的倖存者和目擊者。他持有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在美國本土度過他成人生命的一半。他是36本詩集的作者，包括《結束》（Closing Time, 2008）、《重塑記憶》（Framing Memories, 2011）、《最後階段：2006-2017詩選》（End Phrase: Selected Poems 2006-2017, 2017）。他曾獲多種國際詩獎，是2015年紐約拿騷縣桂冠詩人。他的詩也曾在克羅地亞、意大利、印度、英國、瑞典、俄國、荷蘭和奧地利等地發表。薩斯庫翻譯過多個美國作家的作品，他翻譯編輯的沃爾特·惠特曼的《草葉集》在克羅地亞出版。薩斯庫現在紐約州立大學拿騷社區大學教授英文。

總統們 *Presidents*

羞恥總統有他自己的旗幟
謊言總統引用上帝的
語氣
最後算上
忠誠總統推薦
盲目給盲人
哦哦
鼓掌鼓得像被吊者的腳跟一樣
他在眼睛上行走
直到它們破裂
然後他騎馬
沒有痛苦總統
那是個古老絕對
的王國沒有顏色
它的統治者沒人見過
禱告會找他
也找像皮膚一樣的空白旗幟
別出聲送信者跑過廣闊的地域
張著
黑色的嘴
別出聲攀爬者從懸崖上掉下來
黑色的嘴像
在呼喊
只有一位子民
但他總是不倦地
重複出現

開始 *Beginning*

春季之前很久
黑鶴之王
有一天
自黑色的
針眼升起
在白色的平原上
白色的天空下

王冠轉動
那清楚地
鑽透了他的頭顱的眼睛
轉動
每一處都是北方
出來吧他說

那就出來吧
光還沒有
分開
離最初的
任何事物
都很遠
還是來吧
我們要開始了
把你的夜帶上

太陽和雨 *Sun and Rain*

翻開書 在明亮的窗子旁
在寬闊的牧場上方 過了五年
我發現我還站在 石頭橋上
和我媽一起往下看 暮色中的小河
聽著她一生中 她的水流

如今我明白了 就是那天
她告訴我最後一次見到 我爸生前
的情景
他在門口招手要她回去一下 她正
要離開
抓著她的手 好一會兒一句話
也沒說

一束陽光中
的某種信號示意所有的黑色母牛
一齊沿著牧場流動
轉上山坡佇立 就在黑暗的雨觸摸
它們的時候

◎岩子 譯

夏 *Sommer*

漢斯·克里斯多夫·璦耶特
(德國) 作
Hans-Christoph Neuert

軟風
翩翩
樹枝間
陽光戲遊
森林
美侖美奐
蔥蘢斑斕
萬木
一片祥和之中
那般的純潔
無辜
未曾有
我們的國

我曾那般愛著春天

I So Liked Spring
夏洛特·瑪麗·繆 (英國) 作
Charlotte Mary Mew

我曾那般愛著春天，去年
因為有你，還有歌鸚
你是那般愛著它的婉轉
我是那般愛著你

今年的春天不同於去年
我將不再把你思念，可我依然
愛著春天，因為它純粹
恰似歌鸚一般

一本了不起的雜誌

◎徐敬亞

——《一行》創刊 30 週年紀念

《一行》，就是那本剛剛還擺在我們桌上的“外國”雜誌嗎，就是那個一襲白衣皂靴的黑臉漢子嗎，就是那一行行飄飛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靈嗎……30 年了，當雞毛蒜皮也變成文物之際，我們翻開記憶，辨認它走過的每一頁白紙，如同緊盯著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們也老到有資格紀念 30 年前的事兒了嗎。

30 年有多長？二戰光復到文革中止，幾乎 30 年——內中的起伏逆折糾結，漫長得像 100 年；1889 光緒帝親政到五四，整 30 年——多少興亡，多少榮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從五四到四九，又 30 年——刀光劍影，血肉賁張，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 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從東方移動到西方。30 年，人類的滄海桑田裡足以容納一個甚至幾個王朝。

我不會去管什麼狗屁文學史。我們是 360 行中最末的一行，我們是一行人中要麼走在最前面要麼走在最後面的那一行。我們只是摸著自己的脈，走回不恥於史的記憶。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雜誌。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書。那是我們自己人湊的銀子，自己攢的力氣，是自己的紙自己的墨，自己寫的詩，印上了自己的青蔥生命與靈肉，那是一代人 30 年的刻痕與編年。

緣起：它成為收割九十年代詩最大的一把鐮刀

30 年前，詩猛然大熱！

先是朦朧詩用一個又一個瞬間點燃了中國。之後數年，官方動用國家宣傳機器圍剿——於是，歷史上演了一幕“好產品+好廣告”的巨大營銷盛況。哪個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淚上升的快感，又有哪個國家捨得用一版一版白銀為詩積年累月地推銷。

對於當年詩，無論你怎樣學術，也只能被迫使用“盛況”這個虛幻形容。中國歷來沒有理性與數據。幾十年了，即使在數據裡人們只能也找到這一條：

“全國二千多家詩社和千倍百倍於此數字的自謂詩人……至 1986 年 7 月，全國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詩集達 905 種，不定期的打印詩刊 70 種，非正式發行的鉛印詩刊和詩報 22 種。”——哈哈，上述統計，是我 1986 年舉辦“兩報大展”時從一份記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轉抄後發佈。沒想到，這組數字便成了後來被不斷頻繁引用的最權威數據。

權威總是可疑的。沒辦法，歷史上冒名頂替的東西太多了。

不管怎樣，它總算給了我們一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現在不關心詩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統計“打印加鉛印”兩種詩刊，總數 99 種。與“兩報大展”公示的 64 個流派基本吻合。但，這些年我不斷發現，當年被大展遺漏的詩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麼辦，八十年代的詩民刊、民報，到底有多少？

被當事者們模糊過的歷史，後世能夠給予補救的惟一方法，也許就是收藏。目前，中國兩大詩民刊收藏館，一個是“世中人漢詩館”，一個是姜紅偉的“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按收藏者統計的數據之大，足以令我們這些過來者震驚。

世中人漢詩館內收藏的非公開印行的刊物約 3000 種（時間不限於八十年代。品類為綜合統計）。這個數字是世中人剛剛微信發給我的。世中人稱，他幾乎攢全了《一行》，只差兩期，嚴力已答應幫他補全。哈哈，這本寶貝雜誌已經珍貴得達到歷史郵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的收藏。按姜紅偉發佈的統計：全國大學生各類詩刊、詩報（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末）大約 300 餘種。此外，八十年代全國各地中學詩社團創辦的詩報刊大約 200 種。請注意：中學生社團報刊是一個極易被忽略的品類。

好了，按上述兩家詩館的藏品計：八十年代詩民間報刊，種類應不低於 500 種。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實，

無聲地保留著歷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證據般的權威性無可辯駁。

我之所以統計這些遙遠的數據，只是為了給《一行》雜誌的出世，考證一個宏大的詩背景。我們的面前是：煌煌 500 種民刊，泱泱 500 乘 N 首詩、500 乘 N 行詩……

現在，我讓一束強光只照亮那一行。相比於 500 家群峰並起的民間報刊，《一行》鋪起攤位的時候，那個風起雲湧的集市即將打烊——一直到 1987 年，幾乎在現代詩盛行於中國的 10 年後，這一行才在遙遠的地方出現。但由於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純淨編風，這本雜誌猶如一只最強的聚光燈照亮了中國未來十多年詩的血灰色天空，在 500 家報刊中，成為收割九十年代詩最大的一把鐮刀。

發軔：一種美國式的 AA 制藝術公社

1987 年 5 月，詩畫刊《一行》在紐約創刊。

然而，無論從詩還是從畫的內在視角，都純屬詩畫之外的偶然——雖然歷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國的年輕子民對遙遠大陸的神秘嚮往不但沒有減少，而且一窺究竟的願望幾達歷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學方式遠拋他鄉的窺視者們，不經意地裹帶了濃度不低的詩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動，意外地帶來了中國現代詩一次額外的分蘖。

作為《一行》的主創者及靈魂的嚴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兩整年之後，及時發現了自己體內的詩發酵，又在一座城市中與未來的合伙人相遇，並以合併詩畫的恰當方式升華了一批流亡藝術家共同的內心願望。OK，一個以漢語、漢文化為紐帶的團體、一家以中文詩為主體的藝術季刊就登場了。

在 500 家民刊中，這無疑是一家萌芽過晚的兩棲詩刊。但誰也沒想到在隨後 13 年中，與大陸層出不窮但屢屢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現了強大的生命韌性。從 1987 年至 2000 年共出版了 25 期（1994 年之前為季刊）。加上全國各地詩人在每年的《一行》週年的 10 期紀念年刊，整整 35 期《一行》雜誌，橫跨了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在與新世紀相交後，完成歷史使命般地恰當停止

在一個明暗之間的節點。

《一行》之所以能夠完成了 13 年跨國綿延，並不事聲張地成為彼時中國詩的高端集散地，有三點獨特的內在依據：
1. 主導傳統：朦朧詩派與星星畫派的宿將合流

詩輩份很高的嚴力，其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作朦朧詩的一個藝術載體。空降異邦的孤獨生存，使這位留學者幾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執著、純真的使命感信息。於是，朦朧詩的後期傳播與升華，並不是由北島、芒克等原創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當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為老牌詩的記憶載體，化成一柄得天獨厚、飄揚過海的蒲公英。同時，嚴力的另一個《星星》畫派的老牌雙棲身份，使他準確地迎合了紐約這座詩畫合璧的留學城市，並把這兩股相得益彰的棉紗，搓成了一根美妙纏繞的長繩。正是主創者嚴力內心中詩畫的高遠傳統，使《一行》自認死理地嚴格秉持著最高的詩準則，以一種國內混亂詩界無法達到的清靜、單純的高標，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盤散沙的現代詩，成為九十年代中國現代詩最權威的集結舞台。

2. 藝術公社：美國式的 AA 制詩畫基金

和大陸現代詩人凌亂的生存相比，紐約人的生活幾乎可以稱為正人君子者流。穩定的生態背景，極易使人產生按部就班的穩定節奏，這與國內詩人們朝不保夕的動蕩形成強烈對比，這其實是《一行》雜誌恬淡、從容、持久的、類似哲學般的大背景與大依據。此外，《一行》雜誌獨有的、AA 制的集資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種類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種藝術公社味道：20 幾位成員每個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資，有的每季度出 50 元，有的 100 元，還有兩個醫生，因為工資高，出 200 元——舉解決了每期 1000 冊、1500 美金的印刷費用。這真是紐約人才能想出的集資方式。應當記住這些被稱為“離人”的名單：嚴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張偉、秦松、李斐、非馬、斯仲達、艾倫金斯堡、安晨、王福東、姚慶章、方家模、張宏圖、邢菲……嚴力說，有的成員每三個月甚至拿出 5 天以上的工資。

近代，有軍事學家拆解戰爭的制勝因素時指出，決定一場戰爭成敗的，不僅是戰略與戰術，更常常是武器的較量，甚至是給養與後勤的比拼。當土八路們背著糧袋生火煮飯的時候，裝備精良的八嘎牙路們吃的卻是美味快餐與剛發明出來的魚肉罐頭。同樣，在《一行》以豐盈穩固的資金運作之際，大陸的游擊戰士從來沒逃脫艱苦卓絕的掙扎。《一行》創辦 4 年後，由芒克、唐曉渡主編的《現代漢詩》橫空出世。這個與《一行》並駕齊驅的著名民刊，最終倒在了日益匱乏的白銀面前。作為其編委，1994 年，我代表深圳出資 1000 元，由歐寧主辦編輯了最後一期《現代漢詩》，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輪流作莊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證明：由若干合夥人共同集資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國現代詩民刊的長治之道。

3、代理人制：類似現代營銷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謙遜的嚴力曾寫道：“在一行漫長的道路上，國內各地詩人組織及策劃稿件的負責人包括：莫非、貝嶺、李松樟、瓦藍、梁曉明、伊沙、肖沉、古岡、孟浪、付維、朱凌波、楊春光、藍皮等，沒有這些詩人在創作之餘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對中國現代詩歌的貢獻。”

正是上述中國現代詩中堅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個遍及中國的集稿中心與發行基地。這其中的每一個名字，在當年都是一個恆星與行星環繞的詩星座。這種弟兄般的借力，由幾個城市擴展到了十幾個省市的輻射，北京、杭州、天津、大連、西安、長沙……這相當於《一行》在中國大陸同時開辦了多省市的派出機構。詩人之間的江湖傳播，常常以幾何基數發展。

據嚴力的精確統計：“13 年間《一行》共集結了 780 位大陸、港台及海外詩人、畫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詩人 160 名，中國大陸詩人 535 名，插圖或插畫作者 85 名。”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幾乎涵蓋了當代兩岸幾地華語詩人的大部。這並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單。大凡有據可查、顯現出來的事物永遠不是全部。可以想見，在經過嚴格篩選後的存品

背後，它的外圍是一個多麼大的隱形落榜者與龐大的閱讀群體。

值得後世研究者們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陸的派出，代理詩人們甚至還額外產生了一種擴展與再生的能力。只要嚴力一聲令下，或者代理者們一個漂亮的建議，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號標識的刊物便在大陸上印刷發行。當然，施發號令的嚴力還需要在紐約為這些印刷物尋找美金贊助。據嚴力統計，這些總名為“週年紀念版”的《一行》共策劃、出版、發行了 10 種，自 1994 年一直延續到 2000 年。這件事有點怪，彷彿一個總部設立於紐約的海外詩出版社，莫名地賜出了一個個“書號”，代理者便獲得了一種加盟者的主體地位，以《一行》的名義進行工作。這樣的出版發行事實，證明當年的《一行》已經產生了一種全國性的品牌效應與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寫此文的昨天，身在紐約的嚴力通過微信發來一句話：“這是眾人的——一行史，是眾人的——一行詩。”

這是實話。沒有一批詩力工、詩買辦、詩編外股東，就不會有《一行》這家以最小詩細胞命名的民刊 10 多年的風行天下。

輝煌：那條窄路上的一束強光

我很喜歡本文標題中的“了不起”三個字。

今年春“紅皮書”再版，我寫了一篇名為《一本了不起的書》的再版序言。我說：“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備基礎性的優秀因素，同時它還必須意外地得到歷史的青睞。”

1987 年創刊，《一行》已顯不同凡響。

我可能是大陸較早的見者。從大鬍子孟浪手裡接過《一行》創刊號，見慣了民刊的我仍然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設計，使它那麼洋氣，那麼現代，又那麼另類。深圳與香港人熟悉的電腦繁圖體表明了它確鑿的海外華僑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沒人細看的英文，讓人想像著華爾街的闊綽與體面。在當年，我們哪裡知道留學生和海外人士們精緻而艱難的生活。在大陸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 USA 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嚴力、非馬、艾未未、馬德升、孟浪、

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這些詩人、畫家的集體亮相，標明了這是一家語言標高線非常敏感的現代雜誌。

兩年之後，一場從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開始發光。

1. 在最黑暗的時刻，它上演了輝煌

“1989，肉體般致命的一擊，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馬的詩群上……內在背景被突然抽離，熱度濃濃的臟器突然空空如也。詩人們一剎那站在原地發呆，“想”和“寫”在根本方式上發生了猶疑……幾乎所有的人暫時放下了筆，四散而逃，懷著淒苦、破敗、無聊的心情……一種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種自怨自艾的無奈與悲涼，緩緩而升……人文主義的脖頸，在蒼涼中微微挺起……詩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現了一股傷殘雄性的氣息……”（本人作〈隱匿者之光〉）

那一年，詩江湖崩盤。鳥與獸一哄四散。而此時，創刊兩年的《一行》剛剛完善了它與大陸現代詩各路英雄們的秘密聯絡圖。

就在大陸地下民刊紛紛偃旗息鼓的時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約而至。在詩人們遭受著復辟的革命詞語重度侮辱的歲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過太平洋那苦難之水，照亮了國家與詩共同的那條窄路。

那是一束絲毫也沒有中斷的強光，處於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時候，充當了一次詩的諾亞方舟。隨著《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廣人逐漸到位，這本雜誌在最黑暗的時刻達到了它的輝煌。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一本雜誌帶給詩人們的慰藉。它帶來的幾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號，它使人們相信，即使在最苦悶的日子，只要天空中還有一行鳥在飛行，也足以使黑雲重壓下的天空充滿了彈跳的想像。

這是一次詩的幸運，也是族類的幸運：所幸的是，世界畢竟不只一個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國詩預先在遠方埋伏了一彪人馬……

2. 它參與了中國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稱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偉大的10年！……

……歷史的輝煌都是英雄們創造，歷史的創傷卻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癒合……整個九十年代，它的確是用一種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悶感，默默消化著前朝的一切！”（本人《詩歌回家的六個方向》）

1989之後的數年內，大陸一片蕭殺。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識形態對抗最激烈的歲月。彷彿從天而降的《一行》，帶著一種異邦的人文尊嚴與藝術公正，無可替代地成為了中國詩人的詩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園。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官員們哪裡知道，再次引導精神航標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詩人。在禁錮的精神重壓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詩人一天天收拾著破碎的心情，重新編織著內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無論老詩人還是新詩人們的作品中，充滿細節的生活畫面在苦澀中一點點緩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經驗一天天回歸生活，而新鮮的口語逐漸不可阻擋地湧現出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行》參與救助了中國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歷。這不是救世主的恩賜，而是詩人的自救。像一塊高掛在天空的詩告示，在中國現代詩被扼住喉嚨的那些年，《一行》持續地發出它的獨唱，帶領著它從千百件詩稿中遴選出來的優秀詩人。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流亡作家赫爾岑曾在倫敦建立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並出版《北極星》和《警鐘》期刊。當時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運回俄國——與這類流亡回流的政治宣傳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雖設在異國，但它的作者與讀者卻都是百分之百的華語詩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觀念輸入，而是一種與母體息息相關水乳交融。從刊物屬性來說，《一行》不是一本大陸的民刊。同時，它也絕不是一家純種的美國雜誌。它發動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戰爭，主戰場其實一直在中國大陸。它只是把指揮所放在了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它有點像中國現代詩伸向海外的一隻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後它把這盆水再次潑回到中國的大地。這樣的事，歷史上還能再次發生嗎——中國現代詩在美國安裝了一台詩的透析

機，由一支支自來水筆製造的漢字劃痕，乘著飛機到達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經過了某種化學藥劑的過濾與溶解，它們再以鉛字的形式飛回故土的時候，彷彿已經沾到了某種仙氣與靈光，用來醫治這個國家的精神創傷。一行行詩，一個個最微型流亡因子，在兩大半球之間往返飛行、航行，經年累月，周而復始。

3. 它一直保持著詩的操守與尊嚴

現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獨有的，不過是紐約的編輯與印刷，這一點兒小小的特殊身份，當年產生了無限的神秘感。不過是幾張普通的紙，由於其背後的巨大普世權威，獲得了詩人們由衷的信任。在舉目無親的九十年代，《一行》就這樣成為現代詩一位海外歸來的闊綽親戚。據嚴力介紹，乘飛機回來的，只是作者的兩本樣刊。在太平洋的波濤中，每期滿滿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這塊大陸緩緩移動——那是經嚴力周旋，由紐約佩斯大學東亞歷史系主任鄭培凱先生資助的海運美金在移動。它們要兩個半到三個月才能抵達中國。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從來沒有被阻攔。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純藝術姿態，使它帶上了一種類似外交官一樣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滿了想像，而想像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說，嚴力是不是有美國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難忍受的日子，在“有一雙眼睛注視著現代詩歌像注視著凶器”（嚴力）的險惡年代，這本刊物給中國詩人簽發的“詩簽證”，使囚禁者以另一種方式越洋佈道，如同在蠟紙上一行行刻寫黑暗中的《挺進報》。

說到挺進，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藝術定力與對詩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須怎樣不挺進而才方得挺進。它默默地進行著戰略上的自我說服與修正。在身邊最嚴厲、最嘈雜的國際聲浪中，他們小心翼翼地秉持著一種純正的藝術理念，以一行行詩糾正著世界。這使《一行》一直穩穩地保持著詩的操守與尊嚴。

道場：一次在國際背景下的華語詩盛宴
我相信，即便沒有《一行》，中國現

代詩的腳步也不會停止。

《一行》，是中國現代詩一個時空跨度最大的“道場”。假如沒有《一行》，漢語詩至少缺失以下三種局面：

1、罕見的詩道場：中國地下詩幾代人同時在場

《一行》的意義是，它不僅使詩通過了那條憂傷的窄路，順暢地維繫著應有的水準。同時，《一行》著意推舉了一批新詩人，對下一個世紀的口語詩產生了首發式的推動。

在《一行》連續 35 期、橫跨 13 個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職業的評論家，讀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條由朦朧詩→第三代→口語詩→下半身……之間的流派過渡線索。

創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詩人陣容，仍然包含著一些朦朧詩和海外的老牌詩人作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人開始更多地佔據舞台。再後來，伊沙、蕭沉、梁曉明等口語詩人逐漸滲透而出。最後，下半身的詩人沈浩波等出現……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過《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詩人在九十年代的轉變軌跡，如于堅，如王小妮，如韓東。

在中國現代詩門派紛爭的當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間與知識分子等不同風格流派的彙集。同時，中國地下詩幾代詩人的同時在場的版面，也顯示了《一行》道場的最大包容。這的確需要一統天下的純正詩氣場。

2、惟一的詩畫道場：口語詩與現代畫的大合奏

對口語詩人的發現與扶植之功，應首推《一行》。當年，它一度作為中國第一權威詩刊，對口語詩的興起充當了某種國家級伯樂的功效。而使詩人的年齡不自覺地呈現著由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的嬗變。

這些，並非《一行》有意為之。以嚴力為主體的編輯小群體，既不在國內的詩圈子之中，也沒有足夠的大陸詩經驗，他們所秉承的是對中國現代精神本質的把握，對漢語詩意的執著尋找。高標與公正，這兩點編輯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現的必然是大陸詩的原始自然生態。

從詩美學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國現代詩的主潮。而對日常生活的簡化，對繁瑣修辭的屏蔽等，正是口語詩的主導觀念——這恰與《一行》的美術畫風相吻合。嚴力、艾未未、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畫會”的主力畫家赴美後，畫風一直不斷趨於抽象與超現實。正是由於藝術觀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國當代詩人與畫家在《一行》上演繹了一場歷時數年的現代詩畫大合奏。

3、國際藝術道場：華語詩幾大版塊的融合

朦朧詩後，中國現代詩與國際社會產生了更多的接軌。但在《一行》之前，華語詩的幾大版塊，從來各自孤島，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個真正國際化的詩藝術道場。這個以詩為主凝點的刊物，以其足夠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國大陸、港台、東南亞及部分國際詩人的創作。今天，重新瀏覽《一行》那洋洋 780 位詩人畫家的作者名錄，我想到的一個詞是“史詩級的名錄”。這是一張遍佈全國乃至世界的華語文學地理版圖。在電腦上，以五號字排版，它仍然達 5 頁之多。當年，它不但發表了大陸地下詩人的作品，還包括了嚴力、艾未未等星星畫派主力畫家的最新畫作，還有國際詩人金斯堡的詩，甚至崔建具有衝擊力的歌詞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發表。形成了大陸、港台、國際詩人、畫家們頻頻的同台演繹與融合。

伊沙說得好：“《一行》的使命在於度過黑暗期！它起於民刊興旺之年，止於網絡興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與詩歌大任！”台灣詩人陳克華寫道：“於當時我這個蟄居台灣的年輕詩人而言，無寧是打開了閱讀和創作的一扇視野開闊的窗，知道了華文現代詩的諸多樣貌。”

在這個意義上，《一行》稱得上一本真正的國際詩雜誌。幾個大型漢語地理創作源的彙集，不是人為的邀稿、拼湊，而是出於一種千載難逢的時空凝聚。在紙媒日漸式微的當下，這種跨國的詩盛宴，後世幾代人都不容易出現了。

顯性的歷史，從來都是一驚一乍的變態。

1986 年由我發起並主持的“兩報大展”，以典型的、驚悚的方式，衝破了主流意識形態禁錮，人為地使第三代詩人集團性地一夜間登上了詩舞台。現在看，這一暴動般的詩推廣事件，不但基本結束了官方出版對於現代詩的封鎖，也使中國現代詩一驚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當大的緩解。因此大展之後的幾年，詩水面一片平靜、一片生長。數百家民刊民報相安無事地新陳代謝。

歷史其實有兩種，一種是一驚一乍，一種是安步當車。

安步就是兩次驚乍的連線。在驚乍之間，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點點積累著不平、不常，才注定著下一次的歷史驚厥。一條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與急流，在兩條瀑布之間，就是歷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穩態。《一行》，像它的簡約、樸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樣，正是以最基本的詩單元，一行一行地穩步書寫著歷史。

人間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蕩了詩界，甚至還不斷得到後世的寵愛。2006 年起，大展不斷地被紀念，20 週年、25 週年、30 週年……真是紀念得讓人嘴軟筆軟，連我這個早年愛出風頭的人都不得不驚呼：“寫詩人的這件事兒，不可能沒完沒了紀念下去吧！”（〈大展 30 年後說〉載《詩歌月刊》2016-11）。

沒辦法，歷史總是偏愛驚濤拍岸。而隔岸觀火的後世人們，又總喜歡圍觀那些裸露著的傷口。這也是我執意要為《一行》寫一篇長文的內心動因。彷彿為了洗清那莫名受寵的主觀故意，彷彿為了從不公正者那裡討回一點過時的歉意。

2000 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著。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攏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義的使命後，默默地與詩、與生活、與生存構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紀念碑，向這本了不起的雜誌致敬。它可能是聲音的，可能是語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記憶的深處。

2017-7-3 深圳

“變”是詩創作的源泉

◎饒蕾

佛說：“世界是瞬息萬變的。”因此，變化是必然的，不變才是偶然的。

道理是這麼說，但是慣性是人的本能。就像遇見飛馳的大客車突然剎車，哪個乘客能保持直立不動呢？沒有！所有乘客都會不約而同地向前傾斜，有人甚至會向前邁上幾步。為什麼？因為慣性使然。對於大客車突然而來的速度變化，我們的身體在說“不”，依然期待沿著習慣的速度向前走。這就是環境變化和人的慣性之間產生的張力。剎車這個例子直接影響人的身體行為，也有一些變化會影響人的情緒和心境。如果環境變化能觸動詩人的心，引起詩人情感的共鳴，“變”就轉化成詩創作的源泉。

古今中外，許多詩寫出人生路上遇見的變，還有變對他們命運和情感的衝擊。例如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寫愛妻離世給他帶來的深切痛楚。詩句“不思量，自難忘”和“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對亡妻無奈的思念。無獨有偶，雪萊也在〈一朵凋謝的紫羅蘭〉中寫出他對亡妻眷戀。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傾訴了戰亂給人民帶來家破人亡的痛苦。

“變”不一定是壞事。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老來得子、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等等都是好的變化，讓人欣喜若狂的變化。喜悅同樣可以化作詩意，留下感人的詩句。例如，李白的〈早發白帝城〉中的詩句“千里江陵一日還”和“輕舟已過萬重山”就是遭貶流放遇赦後的愉快心情。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欲與天公試比高”抒發了勝利之時的快樂心情和豪邁氣魄。普希金在〈海燕〉中以“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歌頌像海燕一樣的人，歌頌了他們的勇敢頑強的精神。可見，如果外界環境變化，引起詩人情感上的大起大落，無論喜怒哀樂，都能激發詩人的藝術創造能力，創作出感人詩篇。西方有“憤怒出詩人”的說法正是這個道理。

“變”是詩人靈感的源，也是詩人創作詩的背景。但是在此背景下寫出來的詩，卻不一定被讀者接受為此背景的產物。詩一旦離開作者，它就是一個獨立的孩子，會站起來走自己的路，在讀者

的參與中展開詩的外延。依據讀者的閱歷不同、處境不同和感情取向不同，詩和每一位讀者產生特有的共鳴。許多詩人都有這種經歷。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舒婷的〈致橡樹〉。舒婷說她寫這首詩的時候，並不是一首情詩。從讀者的反饋中，我看見我的許多詩都含有多層次的含義。讀者以他們自己特有的經歷讀出他們需要的含義，讀出給他們安慰、理解和思考的含義。讀者給這些詩賦予了更遼闊的詩意和更深厚的內涵。讀者的熱愛給予這些詩更強的藝術生命力。

具有多層含義是我詩的一個特點，我的許多詩都表現出這個特點，組詩〈公司改革〉裡的詩也不例外。詩怎麼理解都沒有錯，因為不同的讀者可以和相同的詩句產生不同的共鳴。作為作者，我只能說激發我創作激情的具體因素，也就是創作這組詩特定的具體背景。這組詩是我在美國經歷公司改革時的所觀、所感、所悟。隨著企業全球化，公司為了生存，為了效益，不得不進行公司改革。於是大量公司收購、合併、重組、停產、裁員不斷發生。導致大批員工困惑、焦慮和失業。這種變革對人們心境、生活、命運和前程的影響深深地震撼我心靈，靈感洶湧而來，詩句嘩啦啦地落在紙上。這組詩有些是寫我的觀察、有些是寫我的體驗、有些是寫我的感悟。

描寫員工對公司將要進行改革的反應，我寫道“／／清晨的第一杯咖啡／像往日穿過苦澀的藤／遇到一縷清香／（〈變〉）”表面上好像一點變化都沒有，可是員工的內心呢？對未卜前程的擔憂和焦慮真實地存在著。就像〈變〉的第二節描述的“／／焦慮勝似秋天的落葉／在眾多面孔上紛飛抑揚”。這都是因為“／／遍地公司突然都成了積木／拆開，拼起，遷移，打烊”。結果“一個浪頭打過來”，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就像“那麼多魚睡到沙灘上”。魚離開水就會死亡，許多公司遷往國外，大批批的工廠停產，工人們失去工作，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直接被挑戰，眼睜睜看著遍地企業單位在“沸騰”著。在〈成長〉裡我寫了員工身不由己的現象。“／／人不過是一枚棋子／被帷幄運籌／身

不由己地登場／棋局的變數／點兵論將／／”。公司要怎麼改，不取決於你幹得好壞，不取決於你是否才有才能，而是取決於公司“棋局的變數”。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傑出員工、奉獻了一生的員工被迫下崗，“／／經年的行囊／不知他如何捲起／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下崗的朋友〉）”。一些從基層一步一步做到公司高管的員工，如日中天的事業一落千丈，“／／天空上，一隻鳥飛過……／突然，90度地轉折／她，似石，似雨，似自由落體／／時間睜大了眼睛——／／（〈一只鳥飛過〉）”。有人沒有丟失工作，但在各種不如意的工作崗位上碾轉，就像〈坎珂〉中的主人公。無論自己被辭退，還是看著同事被辭退，都是一件憂傷的事情。但我看見人們在努力擺脫壓抑的氛圍，於是寫出“／／月光流蘇，似詩意的雨／風信子的幽香，時高時低／／（〈春夜，詩意的雨〉）”，表達出生活還有美好的一面；又寫出“／／我把淋濕的夢擰了又擰／只見星空一閃一閃，出奇地亮／／（〈仰望星空〉）”，描述人們心裡還有無法磨滅的希望。我也看見人們在逆境中，學會寬容，學會堅強。〈冬夜〉和〈仰望星空〉都是人們在人生歷練中成長的例子。經過一番血腥的周折，有的人安頓下來，可能擁有原來的工作，或者擁有更好的工作，心境轉憂為喜，正如〈二十度的陽光〉。有人跳槽，在原單位辭職（〈辭職〉），又意氣風發地展開夢想的翅膀，在新公司譜寫新的篇章（〈嶄新〉）。

公司改革的“變”不是舒適的沙發，而是突然拿走了所有的座位。但是，這種“變”讓我們思考、讓我們改變、讓我們更理解生活的殘酷和機遇。我親眼目睹、也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對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響。我希望這樣疼痛的經歷永遠不發生在善良的人們身上。但是同時，我也感激這次歷練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更深刻地理解人，並給我靈感，寫出組詩〈公司改革〉。

藝術是反映時代的。這組詩反應了企業全球化時期美國工業界的變化，也反映了這種變化對人們生活、心情和命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組詩用藝術表現人性、表現人心的善良、表現人心的堅強、表現人們對美好的嚮往和對事業的追求。

既然“世界是瞬息萬變的”，就讓我們以一顆不變的心去迎接萬變吧。

詩人是什麼？詩是什麼？

◎向明

詩人的敵人永遠是詩人你自己，除了自己誰也打不敗你。

詩人永遠是 SOLO，不可能合奏，也無法交響，詩人不應是隻應聲蟲，或一台複印機。

詩人永遠是單打獨鬥去追求個人成就，沒有什麼詩隊伍，所以沒有什麼能要求詩人必須團結。

詩人是為自己而寫詩，詩是自己身上的排洩物，與別人無半文錢的關係，所以不要揣摩別人的需要而寫詩，而投稿，甚至迎合評審的口味去寫得獎作品。那是一種作賤自己，失去自信的作為。

高估自己，膨脹自己，心理學上說其實這是一種自卑心理的錯誤補償，自己偉不偉大要別人說了才算，最好讓同行心悅誠服的佩服叫好，不是阿諛奉承鄉愿的假意客套。那才有點可以告慰自己，但仍不可自欺。

詩無達詁，詩無定法，從前寫舊詩尚有格律可循，韻腳可依，至少形式和音韻有點標準可找，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方便，但是新詩對這些已經完全失據，淪為自由詩之後，其實己自由到漫無章法，我常認為胡適先生把他初寫的新詩稱作《嘗試集》非常客觀，其實我們的詩仍然在不停的嘗試，作各種實驗，所以現在會有各種花樣的詩出現，誰也不能否定誰，這是非常正常的

現象，因為詩早已沒有公認的詩的標準。

但是很多人，尤其大詩人仍然提出了對好詩的認定，我曾把它整理出來過，譬如蘇東坡就說過：“詩需做到令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痠弦曾說：“作到寫出好詩，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人。”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標準，我說我只知道詩的標準人言言殊，各有一套，從來無法形成統一度量，我的最低標準是（可能也有人像我這樣說過）：

如果一首詩
沒有體味
沒有妄想
沒有唾液
沒有臭屁
根本沒有給它
存活時間
豈能好得起來？

作一個有個性，有自己獨特風格手法的寫詩人最重要，不要得意自己是某大家之後，那你將永遠是一個次級詩人。一本詩刊也是一樣，一定要有那本詩刊的獨特品味，獨特格調。有評家已在說台灣的詩刊雖說很多，也都越來越豪華，但同質性太高，每本詩刊上都是有同樣一批人在寫同樣的詩。不如早年三大詩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風格內容涇渭分明，各有一幫人在創作，那樣才像在競爭。詩是競爭下的戰利品。

詩入
檔案

桑切斯

◎劉耀中

當代美國南部黑人女詩人，Sonia Sanchez 生於 1934 年的阿拉巴馬州，於 1999 年退休。退休前她曾是個高級學者、女性解放和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鬥士、提倡黑人文化的活動家、新詩的擴展人物，並已出版了十六本詩集和劇本。她以黑人教育家、激進主義的主張而名著於世，事實上，她也是二十世紀提倡黑人文藝主要活動（包括使用黑人街頭語言）的人物，成功地為三藩市的加州大學創立了黑人教育部門。

她原名 Wilsonia Driver，父名 Wilson 姓氏 Driver 顯然是“司機”的意思，顯然是從英國來的西非移民，而非白人找來當奴隸的黑人。她的父親是個樂師，也是個講西非民間故事的能手，並以此為生，後來她改名為 Sonia，顯示了她對民族的尊嚴態度。當她一歲時，母親在醫院產一對雙胞胎時不幸母嬰皆亡，之後她被從伯明翰送到哈勒姆區的祖母家，和一個妹妹一直住到六歲。

她欣賞紐約市是個大都會，沒忘記在伯明翰時她和她的一個小姨媽坐白人獨享座位之爭而被捕入獄之事，這改變了她的外投性人格而成了一個內投性的人——喜歡寫詩和閱讀，但卻養成了結巴和留戀於圖書館的習慣。她求學時正值戰爭時代，這也種下了她對女性和黑人雙重的尊嚴個性，在求學時間特別崇拜女詩人老師博干 (L. Bogan)。

1955 年，她畢業於曼哈頓的亨特大學政治系。之後，習詩作於紐約大學，活動於格林威治村。與巴勒加黑人詩人及其朋友來往，後來與一個波多黎各人結婚，但不久即分開，不過她依然保留前夫的姓氏 Sanchez。就在這時，桑切斯出版她的處女作，她還

參加了黑人權利團體 CORE。繼之成名和拿到多個詩獎，任教於天普大學。今天她是美國黑人（也是白人）藝術運動的最重要的詩人和作家偶像之一。

她的早期作品有《還鄉》(Home Coming, 1969)，多處抨擊白人社會和暴力。在 60 年代，她是個政治激進主義者，《解放者》(Liberator)、《黑人詩刊》(Journal of Black Poetry)、《黑人對話》(Black Dialogue)、《黑人文摘》(Negro Digest) 等雜誌上發表詩作。之後她與一群黑人詩人組織另外團體出版詩作，提高在被壓迫下寫作的生存的鬥爭之意識：Publish and Survive! 她與其中一位同仁 Etheridge Knight 結婚/離婚，育有三個孩子。

她的行動吸引到很多黑人和白人的開明領袖，如：金博士、馬爾科姆·艾克斯甚至到肯尼迪兄弟等名人成為一道，認為社會給了黑人心理在社會上的不自由的“新奴隸狀態”，必要提倡在學校設課程鼓吹黑人權利、升職機會等等，才能解放。

1972 年，她加入伊斯蘭組織，利用美國黑人奴隸方言形式寫成的詩作，將傳統的英語法摒棄而超越的新詩，甚至艾略特的作品也為之遜色。她的心理學頗受到弗洛伊德的享樂主義和榮格的投內主義 Introversion 的影響，可是擺不脫美國南部的黑人卜滋華階級的頹廢習慣，值得海外華人知識份子注意的是詩與歌的不同。今天黑人歌手如曉士頓 (Houston)、比旺絲、加莉等皆是 Diva 或 Prima Donna 歌手而已。桑切斯是個詩人、評論家，與安吉羅、達夫、喬瓦尼一拍的。

編輯筆記

文字與語言的差異在人類初始溝通的狀態中只是聲音和符號，沒有所謂的書面語或口語的分別。但隨著社會各階層發展的不同速度，到了文字能作為文學創作工具時，不時與口語相去漸遠。當差異擴大至某一程度，便總有人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如民國時期的新文學運動那樣，要以較接近口語的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如唐宋兩代為扭轉多數人寫作內容空洞、遠離實際的駢文風氣，改為學習三代兩漢的古文……現當代的大陸詩壇亦不例外，口語寫詩的實踐從80年代開始迄今未曾間斷，詩人伊沙更對口語詩明確的提出了三點要求：從身體出發、事實的詩意、及物。

雖然不少讀者（包括詩人）對當下的“口語詩”多有詬病，但編者並不認為符合以上三點要求的口語詩本身有什麼問題，其實所有的好詩都應該具有這些特性。要注意的是：多寫沒錯，然未經提煉到詩的高度就急急推出的許多口語詩還停留在素材階段，對口語詩的推廣不見其利，反見其害。詩，畢竟是一門藝術，不是一美元商店裡的貨品，實惠好用不錯，可用過一兩次也就玩完，在藝術領域裡，量變是不可能引至質變的。

另外，我們要認識到，書面語本從口語來，當然也能回到口語去，兩者既矛盾亦統一。靈活生動的口語為什麼不能成為書面語？簡潔洗練的書面語又為什麼不能成為口語？嚴格來說，又有那一類的詩創作不是使用口語的呢？分別在於那是過去的、現在的或未來的，這一階層或那一階層的口語而已！如果詩人能將某些古漢語重賦鮮活生命，又或能將未來可能會產生的詞匯率先應用到創作中，並使之融入生活，那又有何不可？

唐詩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舊時”、“飛入”不單是唐朝時候的口語，也是今天廣東話的口語；網絡上年輕人用來聊天的“術語”，普及後也成了鮮活的口語。詩人是語言文字的藝術家，應有自信能使書面語與口語相互影響，不必執著於何為書面語，何為口語？在兩者中游刃有餘，以寫好詩為唯一鵠的而共勉！

詩訊

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中共上海市徐匯區委宣傳部主辦的2017第二屆上海國際詩歌節將於10月7日拉開帷幕，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將獲頒首次設立的“金玉蘭”詩獎。

詩人喻麗清8月2日病逝加州灣區，享年72歲。

詩人熊國華伉儷今年暑假訪美，環遊東西兩岸，經洛杉磯期間，與新大陸詩刊同仁們歡聚交流。

新詩百年——接力出版社於2017年9月出版由廣東省作協副主席、《作品》雜誌社社長、《中國新詩年鑒》主編楊克編選的《給孩子的100首新詩》。

羅青新書：《試按上帝的電鈴》，2017九歌出版社出版。八月紀州庵新書發表會，九月隆重推出。

張耳短詩集《離你最近》近日在台灣出版。收錄詩人近兩百首短詩與手繪圖，以留白空間邀請讀者走入創作的縫隙。有興趣的讀者請前往秀威網站選購：<http://showwe.tw/blog/article.aspx?a=7231>。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